

虞初志合集之一

虞
初
志



定价：1.50元

虞初志合集之一

虞初志

本书根据扫叶山房书局一九二六年版复印

虞 初 志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影 印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1/4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

J154·1 定价 1.50 元

虞初志合集出版说明

『虞初志』是我国文言古典小说文献的一种体裁。大体上说，它是一种小说的总集，以辑录情文并茂的传记文学名篇于一编的职志。从明代中期出现第一部《虞初志》以后，直至新中国建立前，陆续出现了许多部以『虞初』命名的文言古典小说总集，收录了不少令人喜爱的传记文学作品。当然由于编录时代的局限，其中泥沙杂下，也有不少封建反动意识的作品被收录在内。但从积极的一面看，它们仍然保存了较多可读的文言短篇小说作品，所以我们辑集了六种以『虞初』命名的小说总集，汇编景印，以便利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小说的研读同志。

六种『虞初』志的基本情况

（一）虞初志

《虞初志》七卷，所收者除了卷一的开头部分选录梁·吴均所作《续齐谐记》十七则而外，绝大部分都是唐人所作的志怪小说和传奇名篇。

编者不著姓氏，成书当在明代弘治、正德以后，因为卷一所录《续齐谐记》后面有跋语说：『右此记梁奉朝请吴均撰。是书亦罕得佳本，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铍梓以传焉。』表明《虞初志》编选时对于《续齐谐记》是采用都穆命其外甥的刻本。都穆是明弘治己未（一四九九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富藏书，并喜刊刻善本。《虞初志》既及采用弘、正刻本的书册，则本身的成书至早也得在正、嘉年间了。此书的明代万历年间吴兴凌性德翻刻本，题曰『石公袁宏道参评，赤水屠隆点阅。』凌性德的刻书序说：『石公往矣，无殁其所嗜，愿梓之以公同好。』按，袁宏道去世于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则凌氏刊行加评本，当在万历季年。此本评语，不仅有袁、屠（赤水，生于一五四二年，卒于一六〇五年）两家，还有著名剧作家、『临川四梦』的著者汤显祖（字若士，生于一五五〇年，卒于一六一六年）以及李贽（字卓吾，生于一五二七年，卒于一五九二年）等人。书前序文，除汤显祖一篇外，还有明代中晚期著名作家太原王穉登（生于一五三五年，卒于一六一二年）所写序文。王序表明，是为吴仲虚刻本而作。王重民云：『吴仲虚有西爽堂，颇以刻书名世，《虞初志》其所刻书之一也。』（《中国善本书提要》第三九六页）。那么，凌刻加批的底本，源出吴仲虚刻本，它的刻成当在万历中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著录《陆氏虞初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并说：『旧本题《陆氏虞初志》，不著其名。惟第一卷中《续齐谐记》有跋，称得于外舅都公家，疑为都穆婿也。』天一阁向四库馆进呈的这个版本，必早于吴仲虚、凌性德的刊本，但也不可能早于弘、正之前，因为它所录的《续齐谐记》后面，同样有『外舅都公命余钁梓』的题跋。不同的地方，一是书题上冠有『陆氏』二字；二是这个版本是八卷，较吴、凌刻本到今本多一卷。题称《陆氏虞初志》，可能是陆姓的刻本，也可能编选者就是陆氏，但是名字并无记载。《四库存目》根据此书卷一《续齐谐记》后面的跋语，径测陆氏为都穆之婿（应是外甥），是错误的。因为这段跋语，是为刊刻《续齐谐记》而作，不是为《虞初志》作的。至于《陆氏虞初志》原为八卷，大约后来的翻刻本是删去了最后的一卷。

这次我们用以影印的，是采用一九二六年上海扫叶山房一个新式标点的铅排本，它完全是以吴、凌刻本为依据的。

（二）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二十卷，清·张潮辑。潮字山来，新安人。所选大致是当代作家所写人物传记，有神仙、英杰、艺人、女流各类人物，也有动物如义猴、孝犬的描述；卷十五潘介《中泠泉记》。卷十九南怀仁《七奇图说》等少数篇章则为地理、景物记述。

书前有清康熙癸亥（一六八三年）自序，后有康熙庚辰（一七〇〇年）自跋。康熙庚辰始有第一刻本，至乾隆庚辰（一七六〇年）有广陵诒清堂重刻袖珍本。近世铅印、石印翻刻本很多。此次用一九五四年北京文学古籍刊印社铅印本影印，文学古籍社本则用一九三五年上海开明书店点校本的纸型重印的。

（三）虞初续志

《虞初续志》十二卷，清·郑澍若编。澍若字醒愚，始末不详。书前有嘉庆七年壬戌（一八〇二年）自序，称『予闲取国朝（清朝）各名家文集暨说部等书，手披目览，似于山来先生《新志》之外，尚多美不胜收，爰择录其尤雅者，名曰《虞初续志》。』书成有当年养花草堂初刻袖珍本，至咸丰九年（一

八五九年）又有琅环山馆刻本。我们据清末上海广智书局断句铅排本影印。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小说类著录《虞初续志》为十卷本，注：『通行本』，提要云：『是本所录只十卷；他本尚载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一卷，雪樵居士《秦淮闻见录》一卷，疑其书原为十二卷。』现我们据印之本是十二卷足本。按，张潮的书收录了余怀的《板桥杂记》，则《续志》自应有《续板桥杂记》等篇，十卷为删削不足之本，是可以肯定的。

（四）虞初支志甲编

《虞初支志甲编》四卷，近人青坨山人（湖北罗田人）编，由其子王夔强缮录。此书搜集材料，自清光绪、宣统开始，至民国时，历十五、六年，『所得不下千篇』，名曰《虞初支志》，由于不能一时并出，仿宋·洪迈《夷坚志》以天干分编之例，首出甲编。甲编前有编者青坨山人庚申（一九二〇年）冬十二月序，王夔强辛酉（一九二二年）夏跋。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只出过甲编，以下各编均未刊。今据商务本影印。

（五）虞初近志

《虞初近志》增订重编本十二卷，安徽泾县胡寄尘编。寄尘名怀琛，一八八六年生，一九三八年卒。泾县有古安吴渡，故署称『安吴胡寄尘编订』。《近志》原编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八月，上海广益书局铅排本。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九月增订重编，扩充至十二卷，仍由广益排印。今用广益增订足本影印。

（六）重订虞初广志

《重订虞初广志》十六卷，近人鄮水（浙江宁波）姜泣群选编。今用一九一五年光华编辑社铅排本影印。

我们这次汇编所收六种外，尚有明·汤显祖《续虞初志》，明·邓乔林《广虞初志》，清·黄承增《广虞初新志》三种，今介绍情况如下：

《明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汤显祖《续虞初志》八卷。』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书库有此书的万历间刻本，只有四卷，原题云：『临川汤显祖

若士评选，钱唐钟人杰瑞先校阅。』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刻本《广虞初志》四卷，明·邓乔林辑。据自序，乔林字迁甫，西陵人。此为广汤氏之作，全书凡收二十篇，惟《中山狼传》为明人作。（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三九六页。）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小说类著录《广虞初新志》四十卷一部，清嘉庆癸亥（一八〇三年）原刻本。提要云：『清·黄承增撰。承增字心庵，歙县人。是编前载承增癸亥自序，其书以邑人张潮所辑《新志》仅就同时诸家手授抄本，搜罗未广。百余年来，前人全集既多刊行，后起作家亦复林立，因补收博采，广为此书。与郑澍若辑《虞初续志》同时梓行，而承增所收特博。』

上述汤、邓二编，因流传稀少，从版本的观点看，属于珍品，至论内容，所收皆寻常易见之篇。而黄承增一编，搜罗广博，价值颇大，但嘉庆一刻以后，未曾重印，征集较难，我们至今尚未求得底本，只有留待今后补印。

『虞初』释词及『虞初书』内涵的变革

『虞初』一词，后来作为『小说』的代称，但它本来是个人名，这人是西

汉武帝时的一位小说家，在宫廷中以敷说前朝故事——在当时来讲，是说周朝史事，犹如赵宋王朝的说书人讲五代史事一样——而大亨盛名，以至于张衡《西京赋》都要为之挂上一笔，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讲的前周故事，编写成书，竟有九百四十三篇之多，书名题称《虞初周说》，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小说家。《汉书》著录的典籍，总共有五百九十六种，单种篇帙之大，没有超过《虞初周说》的。所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特为此书写一笔道：『本志篇帙，莫此为众。』在当时来说，虞初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多产作家。

列于《汉书》小说家的《虞初周说》，讲的是前周故事，但与周史是两回事。这与《三国演义》当然不是陈寿的《三国志》一样。《虞初周说》九百多篇早已佚亡，具体的内容我们不清楚。但在几种古典文献中，曾有三段引用《周书》而不见于今传《周书》（或称《汲冢周书》，或称《逸周书》）而其词旨又大不类于作为史籍的《周书》的，其文是：

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十数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山海经》郭璞注十六引）

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跖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

不克止之，蹶于乘，伤帝左股。（《文选》李善注十四引）

岍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

光之所司也。（《太平御览》三引）

清代专门研究《周书》的学者朱右曾（江苏嘉定人），依据此种情况，提出他的看法，认为这些被引的《周书》，其实是《虞初周说》的逸文，非史书而为小说也。写在他著的《逸周书集训校释》卷十一中。

西汉时代，是否已经有了敷说前朝故事的宫廷稗官（说书人）呢？这是人证俱在的。汉代赵晔著的《吴越春秋》，其中写伍子胥事各篇，实际上就是唐代《伍子胥变文》的母本。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教授生前在《南大学报》上发表过论文，论证《吴越春秋》的某些部分实际上是小说，属于说前朝故事的平话小说。后来，考古发掘在汉墓中得到了说书俑的造像，就更加说明问题了。

《虞初周说》九百多篇亡佚了一千多年，《虞初》的盛名被作为『小说』的代词没有被人忘记，可是并不再有『虞初书』的实体。大概是到了明代中期的正、嘉年间，才又重新出现了以『虞初』命名的小说书，不过这时期编刻

出来的小说书《虞初志》的内容，绝对不再是说周朝故事，也绝不是说前元平话，而是一部梁朝到唐朝的志怪小说与传奇文学的总集。大体上说，讲这部《虞初志》类如我们今天见到的《唐宋传奇集》（鲁迅编）、《唐人小说》（汪辟疆编）等，也不为过。因此说，作为小说家的《虞初》书复活时，已不再是演讲历史故事的小说集了。

但，这一变可没有巩固。到清初，新安人张潮再次套用《虞初》之名，编录《新志》，它的内涵模式，又来了一次革新。它是以传记文学为主体的散文小说为辑录的对象，而且这一改革巩固了《新虞初》的结构，此后连续出现的《虞初》书，无一不依张潮的模式。

张潮这位先生，我们也不会忘记他是一位勤劳的古代出版家，又是一位深知情趣的作家。张潮刊刻了两部大丛书，一曰《昭代丛书》，一曰《檀几丛书》，保存与流通了不少清初人的各类著作，特别是小品文学。他又著有《幽梦影》、《贫卦》、《书本草》、《花鸟春秋》、《补花底》、《酒律》等书，其中如《幽梦影》在古典文学中是久享盛名的散文佳作。更重要的是，张潮变革《虞初》的内容模式，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应记一功。

點校虞初志序

昔李太白不讀非聖之書，國朝李所吉亦勸人弗讀唐以後書，語非不高，然未足以繩曠覽之士也。何者？蓋神丘火穴，每害山川岳瀆之大觀；飛墓秀萼，每害豫章竹箭之美殖；飛鷹立鵠，每害祥麟威鳳之遊栖；然則稗官小說，奚害於經傳子史？游戲墨花，又奚害于涵養精神耶？東方曼倩以歲星入漢，當其極諫時，雜滑稽；馬季長不拘儒者之節，鼓琴吹笛，設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石曼卿野飲狂呼，巫醫阜隸從之游；之三子，曷嘗以調笑損氣節，奢樂墮儒行，任誕妨賢達哉？讀書可譬已。太白故頽然自放，有而不取，此天授，無假人力。若所吉者，誠陋矣！虞初一書，羅唐人傳記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約

十數則，法奇僻荒誕，若滅若沒，可喜可愕之事，讀之使人心開神釋，骨飛眉舞，雖雄高不如史漢，簡澹不如世說，而婉縹流麗，洵小說家之琛珍船也。其述飛僊盜俠，則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則季長之絳紗；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則曼卿之野飲；意有所藥激，語有所托歸，律之風雅之罪人，彼因歉然不辭矣。使咄咄讀古，而不知此味，卽日垂衣執笏，陳寶列俎，終是三館畫手，一堂木偶耳。何所討真趣哉？余暇日特爲點校之，以借世之奇雋沈麗者。

臨川湯顯祖撰

虞初志序

稗虞象胥之書，雖偏門曲學，詭僻怪誕，而讀者顧有味其言，往往忘倦，譬猶饕梁肉者，以海錯爲珍奇；被文繡者，以義鬪爲瑰麗；居廣廈者，以衡廬爲曠邈；飲立酒者，以醍醐爲沈湎；聽雅樂者，以鄭衛爲纏靡；蓋羊棗之不如膾炙，自昔然矣！然齊諧荒唐，汗漫支離，而終不詭於大道。故尼父春秋，取諸列國之紀；馬遷史才，絕世徽七十
二家之言；安得遂成鴻纂乎？自野史毓蕪，家鑊市鍛好奇之夫，購求百出。於是巷語街談，山言海說之流，一時充肆，非不紛然盛矣，奈何嚼蠟鋪糟，愈趨而愈不競，使夫目未下，而恨秦灰之既燼，卷乍披而思漢馭之堪覆，盈箱積案，徒多奚爲？吾友仲虛英君，博雅好古，

緯略塞胸，腹笥溢於邊韶，架帙侈於李泌，以虞初一志，並出唐人之撰其事，覈其旨，雋其文，爛熳而陸離，可以代捉麈之譚，資捫蝨之論。乃於游藝之暇，刪厥舛訛，授之剞劂，長篇短牘，燦然可觀。鼎染者涎垂，管窺者目眩。奚藉說詩，居然頤解。不有博奕云爾。猶賢既克免於木災，甯不增其紙價乎？

太原王穉登撰

虞初志序

夫尼父刪詩，並存桑濮；丘明立傳，兼綜怪迂；苟小道之足觀，斯碩儒之不棄者也。劉堤敦劍，謔浪於蒙莊；佞倖滑稽，恢諧於司馬；良有故哉。從是以降，諸家鼓吹，百氏簞鳴，豔奇聞以資話柄，則野老畢其長；希怪見以茂談叢，則稗官窮其巧；於是小說之繁，莫可殫紀。支言瑣語，鏗鏘之若洪鐘；委巷深閨，摻摻之如雷鼓；蓋亦藝林之剩枝，而文苑之餘葩也。自晉陽之祚既啓，而虞初之志聿興，口耳濡濡，心神飛越，或冷冷綽綽，儼藐姑射之風；或窅窅玄冥，同大海若之度；其婉柔者，可以頤解；其詭異者，可以髮衝；苟別具隻眼而繙，必令枵腹而果矣。

處
初
志
序

二

甌
粵
歐
大
任
撰

虞初志序

余性耽外史，纔一寓目，輒不能去手，而虞初爲甚。今春成有虞初之梓，客有過予者曰：『虞初之成舊矣，梓虞初之家，亦夥矣；是刻也，無乃贅乎？』予曰：『虞初一書，經史而下，自是世外奇珍，人孰不好讀。讀之者如入海市，如行玄圃，觸目皆琳琅，莫能辨識其何寶，每以是爲虞初扼腕。』去年遊吳門，過友人朱白民齋頭，其案上所讀則虞初也。標目鑒賞，如嗜古家評隲骨董，鑿鑿不爽毛髮，予瞪目相謂曰：『何以致此？』友人曰：『是予令吳石公所手識也。公退食之暇，輒遊目是書，曰：恃以滌穢耳。故不靳目精一一爲之標揭，珍之爲枕中藏，而虞初之精神面目益顯。』予遂請曰：『石公往矣！無』

歿其所嗜，願梓之以公同好。』是刊也，非刊虞初也，刊其所以鑒識虞初者耳。

吳興凌性德成之甫漫題

例言

一批評悉遵石公遺本，復採之諸名家，以集衆美，使觀覽者一展卷，而虞初之精彩，煥然在目矣。

一典故昭然在人耳目者，不復贅。間有雖非疑義，而尙煩揣測，則徧考之羣書，解註精覈。

一虞初一書，如芻豢悅口，人人耽嗜，遂致刻者濫觴，每多魯魚之訛。今特搆初本，兼諸名人考核，更無點畫差謬。

一野史雜帙之好，文人通病，况於虞初可並駕班馬，追軼賈陸。吾輩不置之几席，則珍之懷袖，倘一覽卽竟與累牘不盡者，均爲可憎，故分帙一照赤水舊則。

一諸名家評各出所見，參差不齊，故各標姓字，以俟具目者鑒之。
一現代潮流，趨向新式標點，本是以從新主義，則以此爲斷句，庶使讀者知語句之性質，文氣之斷續焉。

新式標點說明表

一，表一頓，或一逗。

例如：

故察其言而知其內，徇其辭而見其意矣。

一·表文句之結束。

例如：

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

一：表總冒下文。

例如：

六中丞：鄭叔清，暢濬，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

一；表含許多小句之長句，或平列句。

例如：

(甲) 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

(乙) 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

一？表疑問。

例如：

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

一！表驚嘆，或命令。

例如：

(甲) 嗟乎！

(乙) 願君勿洩！

一『表直接談話，或引詞。

例如：

(甲) 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

(乙) 有巨碑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

「」表間接談話，或談話中引詞。

例如：

尚書郎束皙進曰：「冶仲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曲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
二漢相緣，皆爲盛集。」

「」表人名。

例如：

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

「」表地名。

例如：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

「」表國名，或朝代名。

虞 初 志 新式標點說明表

虞初志 新式標點說明表

四

例如：

(甲) 唐大定年中。

(乙) 用田桓有齊之由。

一、表書名，或詞曲名。

例如：

(甲) 若搜神記之審雨堂，酉陽雜俎之墊江城，異苑之鳳婦，皆由是出

(乙) 曲有迎君樂，斛林歎，秦王賞金歌，廣陵散，行路難，上江虹，晉城仙，絲竹賞金歌，紅臆影；

一、表年號。

例如：

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

虞初志總目

石公袁宏道

參評

赤水屠

隆點閱

卷一

續齊諧記（凡十七則）

集異記（凡十六則）

離魂記

虬髯客傳

卷二

柳毅傳

紅線傳

長恨傳

章安道傳

卷三

周秦行紀（并論）

枕中記

南柯記

嵩岳嫁女記

廣陵妖辭志

虞初志 總目

卷四

崔少玄傳

無雙傳

楊娼傳

南岳魏夫人傳

謝小娥傳

李娃傳

卷五

鷓鴣傳

霍小玉傳

柳氏傳

非烟傳

卷六

高力士外傳

東城老父傳

古鏡記

冥音錄

卷七

任氏傳

蔣氏傳

東陽夜怪錄

白猿傳

虞初志目錄

續齊諧記

金鳳凰

紫荊樹

華陰黃雀

洛水白獺

燕墓斑狸

通天犀羆

龍歌小兒

陽羨書生

九日登高

上巳曲水

七夕牛女

眼明袋

五花絲粽

白膏粥

梅溪石磨

徐秋夫

清溪廟神

集異記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虞初志

目錄

虞初志 目錄

裴洪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集翠裘

王維

王之渙

張鑑

裴通遠

邢尊進

韋知微

狄梁公

甯王

離魂記

虬髯客傳

新式標點 虞初志卷一

續齊諧記

梁吳均

金鳳凰

附錄 稽康詩云
騏驎鳳轄
逢此網羅
附錄 前郊祀志
武帝作柏
梁銅柱承
露盤仙人
掌之

漢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

湯若士評 只一細事，說得如許飛動。

紫荊樹

附錄 田真兄弟
慶田廣
袁石公評
奇甚
附錄
陸機詩云
三荆歡同
株

附錄 李白黃雀
行蕭條兩
翅蓬蒿下
縱有鷹鷂
奈爾何
湯若士評
巾箱黃花
語點染甚
佳
附錄
蔡邕論云
昔日黃雀
報恩而至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袁石公評 念頭一轉，榮瘁忽易，正是人心有造化，草木豈無情。

華陰黃雀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黃雀爲鷗鳥所搏，逐樹下，傷癰甚多，宛轉復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鷗鳥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

附錄
沈佺期詩
云明珠有
報君環

湯若士評
美靜可憐
是好詩句
又評
畫板爲魚
尤佳

袁石公評
栩栩自多
又評
慮人慮己
見老表之
奇識
屠赤水評
恰是

袁石公評 只一飼雀，儘是尋常。啣環之外，實出望外，正因施恩者，急於望報；受施者，易於忘情；遂令華陰一事，獨有千古！

洛水白獺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鱸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鱸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

顏公庭詰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燕墓斑狸

張華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

又評 捷給處正 露破綻 袁石公評 野狐也會 講道學 又評 制度妙 屠赤水評 陡遇雷煥 是老狸又 生一秦矣 湯若士評 添入華表 更覺杳冥 袁石公評 應前誤老 表

附攷 抱朴子云 犀有百理 如線者以 盛米置羣 雞中雞欲 往啄米至

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袁石公評 正是山鬼之伎倆有盡。

通天犀羣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卽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羣，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旣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羣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視衆僧，王武剛以

輒驚却故
南人名爲
駭雞
袁石公評
轉屬數人
覺有原委

屠赤水評
作歌小兒
變鼓槌和
歌小兒是
何物

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林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湯若士評 此蘊結果甚俊美，何爲啼叫？不聞蘭摧玉折耶？

籠歌小兒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恆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袁石公評 大凡邪神每入邪眼，此亦世法之常，弗謂一椿異事。

陽羨書生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

湯若士評
語似禪悟

袁石公評
無處不可
便安無時
不可晏客
無地不可
邀姝意中
語想中事
俱是實境
實情不知
者以爲極
奇極幻
袁石公評
一莖草可
化丈六金
身赤水評
居赤水評
欲吐即吐
欲納即納
想之所至
無不如意

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諸飾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十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敍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悵悵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

非是書生
真能吐納
更有吐納
書生者

附攷
齊一作舉
袁石公評
絳囊盛菜
莢登高飲
菊酒此最
快事奚必
除禍方爲
此

袁石公評
此亦偶爾
胡輒爲怪
附攷
濫觴一作
汎觴

彦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湯若士評 展轉奇絕。

九日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屠赤水評 長房爲市椽時，遇壺翁入壺中而共醉，狎羣虎而不驚。衆蛇來嚙，重石壓心，其乘龍，其答鬼，種種奇絕，區區細事，奚足爲長房侈先識哉？

上巳曲水

晉武帝問尙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尙書郎束皙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

塔赤水評
若如所談
便是嘉事

成一作城
附攷
天河之西
有星煌煌
與參俱出
謂之牽牛
天河之東
有星微微
在氏之織
謂之織女
湯若士評
九日已
七夕俱
事耳而
說到上
奇爽自
異

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曲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觔，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七夕牛女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錄杜賦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盡，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云云。

眼明袋

引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

附攷 赤松神農

時雨師入
火不焚隨
風雨上下

汨音密

附攷 區曲一作

歐回 附攷 一作棟

棟一作棟

爾雅云鳳

皇癯豸皆

食棟而蛟

龍特畏之

屠赤水評
果食所報

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湯若士評 似坡僊志林。

五花絲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揀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揀葉五花絲，遺風也。

袁石公評 三閭故封，殊不戀五花絲粽，亦何爲！

白膏粥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蚕。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袁石公評 令今世鬚眉男子確信婦人，亦當自此始。

梅溪石磨

附攷
其磨傍更有石門中有石耳食之已熱
儉一作歉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恆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袁石公評 石自無知，如掌乾坤造化。

徐秋夫

湯若士評
意殊茫忽

袁石公評
鍼其腰目
二處宛然
視死如生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屠赤水評 宵宵玄冥之中，了無着實，而此老尙爲一驗，至今碌碌庸醫，汗顏無處躲閃

清溪廟神

屠赤水評
西夜鳥飛
句慘絕

袁石公評
姿態宛然

屠赤水評
屠赤水評

草生盤石
句清絕

袁石公評
有風致

袁石公評
寫景入微

烟波遠近
變態具足

袁石公評
無情有情

偏目惹人
幽思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持，坐清溪中橋，與尙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鳥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持，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尙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筩篴，爲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冷冷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筩篴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闕，夜已久，遂相伫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旣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筩篴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

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湯若士評 騷豔多風，得九歌如餘意。

右此記梁奉朝請吳均譔。或謂其續東陽無疑而作。余按均先有齊諧記一卷，在唐已失傳，而其事往往雜見於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書，非祖東陽也。是書亦罕得佳本，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鈔梓以傳焉。

集異記

唐薛用弱

徐佐卿

袁石公評
將墜復起
歛然矯矯
讀之殊有
生氣
袁石公評
不復翻蹕
意興甚澁
屠赤水評
玄宗幸蜀
一矢已有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歛然矯矯，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慾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

默數誰謂
天寶之祚
釀自祿山
袁石公評
前云親御
孤矢中云
箭非人間
所有此復
微出御箭
二字總見
非御箭必
不能中佐
卿也
居赤水評
結句自有
味
袁石公評
如此簷下
宿勝於鄉
亭人舍那
得此孤姥
耳
湯若士評
淡宕有餘
味

。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遊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視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所佔，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無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霄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

袁石公評
點確數段
儼如實事
居赤水評
積薪聞此
恍如觀局
余閱此傳
恍是積薪

居赤水評
結處復以
一勢點實

居赤水評
高簷如許
便非易就
袁石公評
兩次無成
矣心未已
且年邁力

。『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秤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祕妙無布子，未及十數，孤姥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秤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袁石公評 敘得分曉。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烟燄息滅，啓爐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報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乃啓鑪，其像又復無

枯猶自勤 勵足識頂 相一段苦 心亦水評 居亦水評 憊音愈 屠赤水評 金液注射 豈躍冶耶 投身而入 莊嚴端妙 便是澄空 自現法相 嵩音杲 袁石公評 嵩是澄空 是佛現身 出世以醒 愚凡 屠赤水評 數句繳盡

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舂鑪，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儼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井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與？

袁石公評 有志者事竟成，是此段之立意。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鄆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邳龔劣日熱已晚，方至石橋路，除驚日，落心急馬行遲，是此時景況。

附考 日名一輪規半規猶言半規山也故簡文帝詩有青山嘯月規句袁石公評絕貌居赤水評點此段更有景色袁石公評生魂也而鬼馬馳之離魂也而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鄆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邳龔劣日熱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謂顧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草顧瞻，因附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固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亦皆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耶？今日不至耶？』遂泣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恠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出思令僕馬宿竇氏莊登即遽返，時夜已深，門闔盡閉，而珙意將往，身趣過矣。斯須而至，方見其形僵臥於地，而二僮環泣啾焉。珙即舉衾以入，情意絕邈，終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情訴，而曾莫覽焉。珙彷徨憂撓，大哭於路。忽有考叟至曰：『子其何哉？』珙則具白

老更合之
鬼馬老更
耶老更鬼
馬我鳥乎
然測其所以

袁石公評
穎士則疑
少年爲神
仙恐少年
未必不疑
穎士爲忠
烈耳

以事，叟曰：『生魂馳鬼馬，禍非自掇耶？』因同詣寶門，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而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寶溫細語其事。

袁石公評 猿啼溪路，雁語遼陽，但覺神境俱慘。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陽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嚮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名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於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釋綬於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

屠赤水評
若非盱昭
捕獲則穎
士嚮颺之
了度何日得

袁石公評
卽芥子藏
須彌水評
屠赤水評
探鳥跡於
長空覓風
痕於尺水
附考
紐音誑隨
置復紐卽
應手復結
意
蜿蜒音遠
延龍貌卽
蠕音儒卽
淮南子蠅

則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鬚髮斑白，僵臥於石榻，姿狀正與顧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屠赤水評 發塚有年，其閱人多矣，試問相肖者有幾？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修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清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因開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實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紐。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

飛鳴動意
袁石公評
龍化絲箏
乎絲箏化
龍乎

附攷
掣音砌撰
古霍切瓜
持也
袁石公評
少霞之居
吾願卜隣
屠赤水評
先於此點
綴數句爲
紫陽真人
撰銘地

違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擎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蚤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睍睍，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主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牌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

附考

笛音世涯

邊地獄音

退戟高貌

閩音業門

也。

石公平

卷之五

券招
文而
可居

二、胎生到產前

宇 院 俊 采

六

居亦水

屈曲聲牙

應從深心

密構

袁石公評

當與海神

廟碑姑母

附号

昌宗出入

禁中傳朱

粉衣紈錦

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滢，新宮宏宏，崇軒鐵軾，雕玳盤礎，鏤檀竦柴，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鸞廡巡徼，昌明捧闥，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輿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曾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忿遽而返，醒然遂悟，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堯豫奇好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池筆塚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

盛飾自喜
常與則后
燕集樽搏
爭道
附放
純音詩士
細以絢絕
仁傑轉幽
州都督武
后賜紫絕
袍目製金
旌其忠以
屠赤水評
活刺昌宗
面皮

屠赤水評
舊詩清越
新聲怨切
已足取解
頭矣

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奉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袁石公評 以家奴爲壑，若晏子之御，或未堪此！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藉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

袁石公評抱琵琶過
主門俗子
以為靡詰
差不知豈
第功名快
意真是千
古風流
袁石公評
顧之奇之
異之便見
公主着意
詰摩
屠赤水評
岐王鼎薦
之巧不用
喋喋

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齋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譚。』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賢之所欽屬。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與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屠赤水評 維之長才取解頭如探囊耳，寧丐一女主干進哉？割烹五穀之誣，堪爲抱才者惜矣。

王之渙

湯若士評
風流韻事
千載想見
附考
限隅也
袁石公評
俏語

附考
玉壺冰言
清且潔也
鮑參軍詩
清似玉壺
冰
袁石公評
秋水爲神
春花欲語
春水欲語
信心之語

湯若士評
大開眼界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即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簾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獨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知！』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

附考
柳飲音邪
俞舞手相
笑弄也
噓極虐切

居亦水評
眞是啞謎
袁石公評
我能解夢
不能解夢
夢者只一
不解其夢
自明何必
支離
附考
唐翰林志
云中書用
黃白二麻
爲綸命

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卽柳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語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王敬美曰：『於鱗選唐絕句，取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其意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葡萄美酒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尙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尤厚。張公日以翼，而累旬無耗。忽夜夢友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沈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話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是也。』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袁石公評 癡人前說夢者，應籍爲口實。

屠赤水評
撥草尋蛇

袁石公評
錦囊之遺
預示其兆
得非所以
酬荷媿乎

袁石公評
嘆世語云
善發菩提
心金剛自
出戰子嘲

裴通遠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晚，車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嫗，步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時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可同載至里門耶？』嫗荷媿及至，則申重辭謝。將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面衣四焉。諸女驚駭，棄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湯若士評 四女之卒，已有冥數，卽不載老嫗，甯便不死。只是一番同載好情，却無着落，豈有物焉以宰之，老嫗有不能自主者耶？

邢曹進

贈工部尙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

廣修佛事
著應在討
叛之初
袁石公評
慈雲法雨
附考
湯音堂滑
糖凡飴曰
湯玉燭寶
典云寒食
爲大麥湯
屠赤水評
胡僧勝華
陀幾許

附考
魍音肖獨
脚鬼也
屠赤水評
焚炙之餘

數日，則又以索縛身於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湯？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湯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瘥，卽令如前縲縛，用力以拔，鉗纔及臉，鍼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微邪？

袁石公評 酷信浮屠，自是妻孥常態，作記者亦祖此意，將令人人頂僧伽帽袈裟衣，稽首沙門，而捨身西域哉？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魍，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旣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縱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

湯若士評
鼻端生贅
腦後下鍼
便是奇文
字

，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衰爾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袁石公評 梁公醫國手也，當時爲唐之庸賢者不一，使非腦後鍼，唐祚幾不延矣。

甯王

袁石公評
九方臯沙
丘眼界神
奴定之伯
樂自應相
信矣
附致
拾遺記云
足不踐土
名曰絕地
八駿之最
也

甯王方集賓客，讌語之際，鬻馬牙人麴卿奴者，請呈二馬焉。甯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甯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甯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甯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回，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甯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袁石公評
不起纖埃
足相馬法
亦是相法

唐之文未純於古，而高詞麗句猶存；江左餘味雖野，書稗說之靡亦臻其妙；蕭然有言外之趣，非復後世所能及。宋人極力模倣，若洪野處者，猶未足比肩，況其它乎？是記本

浮動一端
最能債事

袁石公評
如此快婿
合配倩娘

袁石公評
情之所至
重門不能
扁逸足不
能追大奇
大奇
屠赤水評
配合奇生
子更奇如
崔之幽婚
贈兒金盃
良亦不妄

十卷，宋初猶存。觀廣記所錄可見已。余竊愛而刻之，不忍以殘鍾廢焉。

湯若士評 集異較齊諧氣韻便減，矧後世之記載乎？詞意癡本都不足觀。

離魂記

唐韋莊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寢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客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懷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遠，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跳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誰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

袁石公評
是一是二
想如燈之
與火水之
與冰

袁石公評
便起紅拂
有膽
湯若士評

，首謝其事。鎰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赴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祕之，唯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歷末，遇葉蕪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鍾瑞先生曰：『詞無奇麗，而事則微茫有神，至翕然合爲一體處，萬斛萬想，味之無盡。』

虬髯客傳

唐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萬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

鄒臣虎評 紅拂其人 資從指顧 也識樂師 問亡論跡 者郎中過 其婿卒結 虬兄妹亦 以見拂之 足警矣彼 機去越公 視脫稿耳 直石公評 英雄本色 湯若士評 髮長委地 立梳牀前 小點綴 甚佳 袁石公評 衛不如拂

，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

湯若士評
二張結爲
兄妹俱非
凡眼然遇
亦巧合評
袁石公評
英雄相遇
乃在女子
更奇評
李卓吾評
饒吳味自
李卓吾評
英雄相遇
各道肺膈
自不藏頭
露尾今有
知之最深
忌之最刻
者視此當
作何等面
孔相向評
袁石公評
天下有心
人纔能誅
負心人若

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養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賞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

草草放過
定是凡局
袁石公評
舉止自是
磊落不凡
湯若士評
信得真評
袁石公評
虬髯真英
雄也一見
文皇便知
心死固與
真人之與
不偶庸庸
輩妄希大
物特自取
覆滅耳評
屠赤水評
一盤棋局
識雌雄却
不知未下
一子氣先
奪矣
錦瑞先評
自是大英
雄寓其無

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衽，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

聊之志 袁石公評 虬髯異人 也無所不 異掀翻公 來英雄公 案有獨關 世宙手段 人以爲寶 貨泉貝盡 護李郎大 婦爲一大 奇事公視 之特尋常 着衣喫飯 耳

袁石公評 龍爭虎鬪 誰敗誰成 齒莽圖濟 者只是肉 眼觀不破 耳一到英 雄眼澈底 看破使不 做連皮帶

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褐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歉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

骨事業 屠赤水評 如此結局 奇能預料 於十年之 前更奇瀝 酒相賀却 如射覆確 是胸中有 定着豈僥 倖或功名 者李卓吾 評不作尋 常分別態 別亦是俠 烈規模 屠赤水評 快心之文 快心之事 袁石公評 結得冷

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繡之貲，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右此傳本張燕公諧，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若以此幸爲十二年事，則楊素之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能識天子塵埃中耶？其爲子虛烏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故爲是舛繆以顯其寓言耳。雖然，亦奇甚矣。

虞初志卷一終



新式標點 虞初志卷二

柳毅傳

唐李朝威

袁石公評
不第摹愁
慘之形直
扶愁慘之
神

袁石公評
其詞旨怨
哀其音韻
纖媚
湯若士評
造句尖新
韶雅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婉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諸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甯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

湯若士發
一篇生發
都在一株
樹裏
又評
奇致

袁石公評
情根便種
寧止不避
句則又深
於情者也

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橋樹焉，鄉人謂之社橋。君當解去鐵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橋，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

湯若士評
選詞工麗
袁石公評
恍見宮殿
魏娥士評
湯若士評
議論風生
袁石公評
龍從火出
虎向水生
靈用必同
玄化何異
武夫或未
解此

袁石公評
只此四字
的是書敘
之外悉以
心誠臨行
之囑庶不
負却

。『殺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殺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殺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殺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興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殺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殺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殺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殺曰：『殺！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浹，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殺因詰之，謂殺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滴，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殺。殺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覽聽，坐貽聲譽，使閨窗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

屠赤水評
抑揚頓挫
曲盡其妙

湯若士評
郭伍肅風
雲指揮回
天地
袁石公評
文如項羽
戰鉅鹿勇
猛絕倫
屠赤水評
按度合節
如和鸞之
鳴
袁石公評
李公麟繪
西園雅集
圖僅團扇
尺許而眉

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靡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縷，鏤牽玉柱，千雷萬霆，繖繞其身，霞雪雨雹，一瞬皆下，乃壁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繼繼。』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

目笑語歷
屠赤水上
致詞大評
袁石公評
暑影耶何
至稱量均
平乃爾
袁石公評
字是錢
塘君口中
吐出只此
數字雄氣
百倍

湯若士評
錯落如意
自是萬寶
畢陳

袁石公評
無數感懃
只此四字
寫盡

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嚮德懷恩，詞不論心。』毅搥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聲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前唐破陣樂。』旌鏐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

湯若士評
此軼才也
何以更爾
蒼勁

湯若士評
有幽岩深
壑之致杳
然忘却人
間
袁石公評
如石君飾
伎刻玉倒
龍榮金釵
鳳觀者不
得不目眩
意傾
袁石公評
他日歸洞
庭慎勿相
避柳毅卑
已種情何
須威力相
迫

大地茫茫，人各有志，今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分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合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今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髮兮雨雪羅縠，賴明公兮引素書，含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闌，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踉蹌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婉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塘錢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蕪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

湯若士評
看他布陣
遣辭如叩
洪鐘音響
鏗然如入
武庫戈戟
森然
袁石公評
句句發狠
句句肉麻
湯若士評
酬答暢達
袁石公評
千宵聳壑
氣已凌錢
塘之上

湯若士評
故作此近
情語

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治，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搪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懷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

袁石公評
窮措大得
此雖已滿
志然爭此
番虛氣倘
無盧氏之
偶回首洞
庭可勝悽
憶小赤水
屠小點綴
絕佳
袁石公評
覺其類于
龍女則龍
女之思會
不去念

屠赤水評
一片真心
百端情語

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艾，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禮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耶？』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

袁石公評
致詞宛轉
靡靡可人
憐
袁石公評
惟有此意
故說此話
相避等語
到底只不
忘却龍女
固是多情
湯若士評
如果無意
何當席有
歎恨之色
耶
袁石公評
兩不可殊
有腐氣
袁石公評
予嘗謂願
得巫山一
夜更須縱
嶺千年不
意柳生兩
擅之也

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懷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甯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尙甯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醺醉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

又評錢塘在坐
否甯不笑
且訝也

湯若士評
煙雲縹緲
疑是世外
觀

屠赤水評
柳公覓得
長生藥快
矣幸矣可
憐涇陽六
十萬性命
霎時間耳

邸第與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敍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爲斯文。』湯若士評 風華悲壯，此傳兩有之。

紅線傳

唐楊巨源

湯若士評
小試見奇

屠赤水評
序次恍如
指掌按籌
縷縷分白
湯若士評
歷歷竦神

袁石公評
杏叟具叱
哪太子折
骨還父折
肉還母手
段而潞州
猶以青衣
目之此等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甯，以滄陽爲鎮令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

人固非肉
眼所識

湯若士評
緒束如畫

袁石公評
瞬息萬慮
自覺鶴唳
風聲
湯若士評
敘述處膽
雄語健可
愕可驚
袁石公評
悲壯之極
令橫戈戍
邊枝劍討
賊者聞之
不覺吐氣
鐔音綠
屠赤水評
好聞功夫
一副

觀其形勢，規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黨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闥房，飭其行具，乃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間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轂，枕前露一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宵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燭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斫而譚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

湯若士評 毛骨俱冷 袁石公評 一幅曉景 何處得此 丹青手評 屠赤水評 疑鬼疑神 別現一種 靈異 袁石公評 得一女俠 使者便逞 出多少雄 風 又評 內記室勝 於外宅兒 多何須 精兵十萬 屠赤水評 恰知醫人 是女醫人 前身女醫 是醫人的 後身可惜

，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寧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

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但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於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瘕，某以羌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蹈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治慶且無疆，此卽逢天，理當蠱彌。昨至魏邦，

少段處女
醫的法律
湯若十評
字淚句號
悽惋欲絕
袁石公評
去使去了
却不可令
田承嗣知
之

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嘲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鄒臣虎評

魏博使剛勇多猜，環衛甚密，線迺呼吸千里，悄焉如入無人之境，其足破胆極矣！意其根託再來，法傳幽尤，殆仙而鬼神其術者耶？

長恨傳

唐陳鴻

袁石公評
景色俱絕
附考
劉禹錫云
三鄉驛上
望仙山歸

唐開元中，秦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然悅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

作霓裳羽衣曲逸史云八月十五詠月羅公遠謂上曰能從月宮遊乎乃取桂枝擲空化一橋與上至廣寒仙女奏樂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上密記之命樂官按之聲調屠赤水評一時寵幸千載如覩文之風華藻麗令觀者目眩神怡袁石公評祿山先聲

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奉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鐺。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鬻，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

討楊氏意
原只在太
真然戈矛
一舉貴妃
卽已落魄
究止是飛
虎伎倆耳
何如閱風
流陣作胡
旋舞拜母
洗兒之際
更覺惜玉
憐香
又評
玄宗失天
下得貴妃
何恨卽當
日不免於
六軍之手
與貴妃同
盡何恨則
此傳可無
作矣
屠赤水評
可憐四紀
爲天子不

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若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歛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謁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

及羅家有莫愁讀之遺恨千古
闕音窺袁石公評非此不足
以居太真金屋安能貯之始悟
馬嵬之死直是尸解明皇知此
或可無恨湯若士評短勁且豔
美袁石公評方士得此
一轉直入人心坎方
不負所使湯若士評
光景如畫屠赤水評
言及世評執手鳴咽

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授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微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

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輩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綉，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尙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韋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

不知此際如何活活割捨湯若士評

討一惡消息

袁石公評

聞得楊妃

自悲數語

不久人間

是大快事

早成緣方

世姻緣方

解得馬嵬

之恨

袁石公評

恐楊妃春

睡圖未必

辨此水評

是致亂之

由句內大

含觀諷

袁石公評

歡樂極分

哀情多回

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芙蓉暖，春從春游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班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攸攸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卽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自如此 屠赤水評 讀至此便 掩卷擲去 長號欲絕 何況當年 袁石公評 空山啼猿 絕塞哀鴻 盼之使人 腸斷 屠赤水評 傷心感物 無限含情 可謂長歌 當泣 袁石公評 假若太真 亦如梨園 子弟阿監 青娥有何 情趣惟絕 世尤物一 見便將去 始知造物 之巧令人

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上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逕迤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鈿留一股合一扇，鈿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袁石評 睠懷一時，涕淚千古，頓覺北海生塵，西山起照。
湯若士評 文亦葳麗。

韋安道傳

唐張泌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

千載相思 相恨 湯若士評 吳道子畫 筆筆生動 袁石公評 前云冠金 蓮披紫綃 則太莊嚴 矣何如此 一副懶梳 妝情景偏 覺動人 湯若士評 碧天無際 兩兩雁行 嘹唳一聲 令人腸斷 袁石公評 果如此願 却亦何恨 湯若士評 有月旗句 想頭甚巧 袁石公評 未見后土

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持大仗，衣畫袴，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傘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妃之飾，美麗光豔，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向西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者出應，問曰：「公非章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人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

夫人面目
確是后土
夫人規模
屠赤水評
漸漸說出
袁石公評
指點天台
路雲階拜
洞仙
又評
纔出本色
附考
周禮地官
掌戟門舍
爲壇墼宮
戟門以戟
爲門也
屠赤水評
極森嚴極
委遂歷歷
指據安道
未必一一
記省
附攷
周春官書
云九奏乃

，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褱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門，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尙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卽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璧寶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僮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觀，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才官宦者之流。行十

終謂之九
成史趙世
家云簡子
夢遊于鉤
天廣樂九
奏萬舞評
易若士評
回掉一語
覺筆姿生
動幾許評
袁石公評
着想至此
點破造化
根苗后土
夫人聞之
常不自持
文亦太谿
刻矣
屠赤水評
一轉波瀾
不窮
袁石公評
復顧其母
又評
序次屈曲
容與宛是

餘里，有朱幕供帳，女吏列於後，行宮拱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纔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既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卽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坐，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紈，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貞歸，具以二僧之

身履其境 湯若士評 形摹情景 更覺改觀 屠赤水評 卽道所見 那得如此 詳悉 袁石公評 從此餒入 天后後面 覺有根據 豈惟敷衍 數行文妙 結構之妙 皆本於此 袁石公評 數段摹狀 后上威靈 愈震則安 道遇合愈 奇只一天 后靡然削 色諸張輩 遜韋君遠 矣漫誇獎

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崇儼，以太乙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貞曰：『君可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貞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入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挈攫噴毒，聲如鼙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啾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銼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貞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法也，但可掃制狐魅耳。今既無效，請更索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極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

獨占風流 第一羣也 附考 高宗召見 崇儼常書 桃符而現 怪龍值盛 夏而取陰 雪四月憶 爪隨命上 獻乃證之 猴氏老人 之嗣後爲 武后作厭 勝事 屠赤水評 自甲夜至 子夜幕狀 異物有色 有聲讀之 不覺股慄 而只說新 婦如故如 故纔是后 土夫人 袁石公評

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索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容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目眇鼻口流血於地，貞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貞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貞卽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由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卽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有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

非歷數衆神不足顯后土之尊屠赤水評總此一句是一筆渡法袁石公評我做安道斷不肯辭我娶后土何畏天后屠赤水評株斷根連袁石公評復生科幹與前段所徵八極天語隱隱照台愈覺光燦湯若士評情緣漸續情語淋漓屠赤水評

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遣以金玉珠瑤，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具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

安道所畏者天也乃今亦竟爾爾袁石公評絕冷絕淡極宛極真附考帳酒幔也祖者遠行飲也祭因饗之祭也黃帝好遠行而後人於道爲言神杜審言詩神帳逆河闕軍城磨動洛城蓋本諸此屠赤水評二如后土夫人所言總了一段姻緣公案

虞初志 卷二

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袁石公評 宛轉關生，絲絲入綯。



虞初志卷二終

新式標點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

唐牛僧孺

湯若士評
敘得古拙
袁石公評
只此一段
光景便要
勾引將去

屠赤水評
對得渾成
鏡肯步入
碧雲深處

湯若士評
處分明白

余貞元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閤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階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

湯若士評
恍如玉樹
臨風
袁石公評
年低薄太
后拜如戚
夫人主客
參錯言意
簡悉
袁石公評
如臣禮是
斟酌處
先帝謂肅
宗
妃子一作
妃禮爲安
天寶中宮
人呼玄宗
多曰三郎
湯若士評
摹神至此
玉奴太真

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東昏侯疎

湯若士評 淡話自是 恢諧 袁石公評 大得臣體 有度 附考 西京雜記 云高祖與 夫人環照 見指骨 湯若士評 后詩凄慘 中帶風流 王詩忼慷 咸詩似戲 似真無 窮含意太 真詩如山 陽之笛悽 惻動人潘 詩如清江 細柳穀紋 自生僧儒

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
太眞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省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秀才，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無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眞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

詩則骨清
態逸而其
寫情酸楚
處如子夜
聞商絃令
人肅然而
起綠詩字
字俱涕比
諸作更覺
淒清
袁石公評
似醒似夢
是仙居是
鬼窟僧儒
際此不知
作何想
袁石公評
問客添飯
羞嗒嗒怎
生承認
屠赤水評
生前不棄
胡兒死後
何嫌憤子
無奈爲太
后一撐篙

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人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橐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淚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鍾瑞先評 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風流調笑，假此無傷。

周秦行紀論

唐李德裕

出耳 袁石公評 東坡云牛 僧孺父子 犯罪大畜 小畜只是 昭君命薄 到底犬羊 作伴 屠赤水評 僧孺失道 乞宿會識 賦詩又復 逡巡擇配 想已夜半 而侍人告 起錢別約 又更許則 入昭君院 特俄頃耳 真是一刻 千金 附考 涼國李公 嘗呼牛僧 儒曰太牢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性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恆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譴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歷，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太宰，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貶太宰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彭源趙郡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閒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又發覺，未有由，值平

考附 德裕父吉
市相憲宗
僧儒對直
言策痛詆
當路條失
政遂與爲
怨後僧儒
樹黨出裕
爲浙西觀
察使而僧
儒入相凡
裕所善者
悉逐之後
裕遷淮南
節度使代
僧儒儒開
之以其儒
付其副張
鷟卽馳去
淮南府錢
八十萬緡
裕奏鷟尅
用其半牛
李結怨其
兩相傾陷

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歷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常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而摠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是書本李贊皇門人韋瓘所撰，而嫁其名於牛相思黯，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實之族滅。且曰：『太牢以姓屬識文，屢有異志。』又曰：『太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噫！不至是也。』思黯亦一代奇才，特以持論堅癖，遂與正士爲仇，豈誠有田常魏操之心者。魏公斯言，毋迺溺於朋黨之偏乎？故余嘗謂士君子於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爲黨，如牛李者。嗟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十百年而不已，亦可

如此彭源名程
趙郡名紳
袁石公評
此正歐陽
所謂引桀
跖孔顏相
闕於前而
以多寡爲
勝負者
袁石公評
直欲一網
打盡牛李
之怨所以
日深
屠赤水評
誚笑刺骨
袁石公評
人以牛李
口舌相忤
陷牛以爲
惡李甯無
太苛乎固
也然而悉
恒謀之誅
而祖宗誅

懼哉！吾于斯傳也，重有感焉，於是乎書子遠志。

枕中記

唐李泌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盜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眞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

周匝處不
漏針芒
瓷音慈陶
器赤水評
拾朱紫之
適石公評
一部仕進
履赤水評
樹名之適
又評
出將之適
又評
建功之適
袁石公評
略盡升沉
之概急宜
回首奚俟
漏盡鐘鳴
屠赤水評
入相之適
袁石公評
東門黃犬
業有成矣

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園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錦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冠，履薄臨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溢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絺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此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朕自愛，讎冀無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尙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空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湯若士評 舉世方熟邯鄲一夢，予故演付伶人以歌舞之。

南柯記

唐李公佐

識得破忍 不過江心 破漏噫臍 何及 又評 有此一竄 愈足顯復 起之榮 居赤水評 族茂之適 袁石公評 一總滴水 血脈處處 靈動而後 復餘波不 盡赤水評 居鼎選聲 之適家肥 之適公評 袁石公評 一上疏狀 降詔摹其 寵榮極其 周悉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俛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與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肴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

又評舉世皆夢也。演邯鄲者以夢語。夢也。天地夢。有日盡此夢。何時醒。吾爲世下一鍼砭。曰：『不須太認真耳。』袁石公評：『無可入。』差堪一遊。居赤水。評亦是黃梁一頃。袁石公評：『閻浮世界。』禪者。禪繼者。繼征誅者。征誅俱千古槐穴中。作生涯耳。湯若士評。

祇奉，有一人紫去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僻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廚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咸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黠，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

對仗森嚴 燦若雲錦 袁石公評 忽入一周 弁便生已 後許多波 瀾卷石小 卉儘多生 趣評 儀度間整 不知此孽 蟲何處得 來續造儀 式蟻穴中 別有一周 公矣 湯若士評 淳于生何 處着山眼 陰道中自 當應接不 暇 袁石公評 二發問最 奇此事果

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意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玄奘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囑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次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觀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

有果無淳
于生記得
却記不得
湯若士評
眞是夢中
說夢
屠赤水評
一時含糊
答應不然
是悟夙因
是思夢裏
袁石公評
不點綴一
田錢舊一
番此夢有
何憑據故
後以周生
之卒田生
之疾貧之
屠赤水評
一夢中不
可少此幫
開
袁石公評
如此一夢
不必邯鄲

升降，一如人間。微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悔，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篋，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

枕亦不亞
邯鄲公評
袁石公評
父子深情
存歿如一
蟻穴大地
亦非兩世
界固知芥
子須彌太
倉梯粟慧
者自解評
屠赤水評
窮措大稍
得進步輒
栩栩自矜
大類此評
袁石公評
表章薦數
知已可遇
一時知遇
究竟王蟻
穴功名王
陽禹貢知
者可當深
省袁石公
評

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毘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遺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甯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聞咽，鐘鼓誼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勝，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顯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

種種離異，人物無異，敬戒之義，流貫至此。孟子曰：『可謂有功。』湯若士評：『無一處景。』致不佳評：『袁石公評：『蟻穴用人，得當便稱。』治理何况，朝廷可無，循良，屠赤水評：『剛勇如弁，與蟻陣對，走蟻穴中，別有一孫，吳矣。』袁石公評：『周弁之卒，奇甚而與，之同厄者。』

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崗。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游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忌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

公主也豈大冶爲爐金鐵無辨屠赤水評陽盡之所謂陽橋者至矣袁石公評貴戚近侍所當結納處處用得着而竟以國人一表遂至失寵秉樞要者甚無謂民口可防也袁石公評夢熟矣至此却不然只當省不南柯夢便河沙世

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譎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簪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堪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拆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薄空虛，嵌空異狀，中有一腐龜板，大如

臧晉叔評
遺淳于歸
與前迎時
大異此段
情景悽惻
動人
湯若士評
富貴榮華
一朝淪落
袁石公評
枕上片時
春夢中行
盡江南數
千里餓馬
濯足已歷
盡多少升
沉東西斜
日東隅餘
樽儘堪提
省赤水評
淳于際此
不復究其
洞穴則穴
中與枕中
何異

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奔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憩泊淮浦，偶覩淳于生貌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囑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讚曰：

袁石公評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歷歷指點

假物立論，其原出於莊生蠻觸之說。若搜神記之審雨堂，酉陽雜俎之墊江城，異苑之鼠

夢中正是

婦，皆由是出。公佐殆亦附會而爲此者，然其意則達矣。

如此

嵩岳嫁女記

唐施吾肩

袁石公評
音容笑語
安在金錢
公主竟至
是耶正是
翠被委香
塵玉骨化
瑤艸矣
屠赤水評
浙者真疾
疾者真疾
雖人世上
條忽勿謂
南柯之幻
妄
袁石公評
夢了爲覺
情了爲佛
恍如百年
幽室一炬
破之

三禮田璆者，其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味，不能彰其明，家於

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攜

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

得非求今夕望月之地乎？其敝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二三里，儻能迂轡，翼展

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

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真境矣。飛泉交流，松桂

夾道，奇花異草，昭燭如晝，好鳥騰翥，風和月瑩，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

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醖，雖上清醒酬，計不如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瑞

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下，不知與足下五醖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

湯若士評
結法全是

大史

瑤音求

袁石公評

松風拂裾

羅月依人

隨地可娛

笑必更謀

所適

屠赤水評

便有蟬宮

月殿風味

酸音豆重

釀酒醍醐

酥之精液

湯若士評

書生說出

便非人間

品

袁石公評

花枝壓境

芳香襲人

却是蓬萊

第幾宮也

又評

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杯，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餘。賓諸從者，飲一杯，皆大醉，各止於戶外，乃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於路旁。凡歷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璵韶坐。璵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亦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璵韶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離腥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精方盤於瑤幄之內，羣仙方奏霓裳羽衣曲。書生前進請命，再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冑。』守各賜薰髓酒一杯，璵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噓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璵韶於羣仙之後縱目。璵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

既如麗日 輝霞又如 罡風淩雨 袁石公評 似此薰骨 酒醺酣甘 露未堪與 倫 袁石公評 瑤詔曰誰 誰書生曰 某某恍是 當面 屠赤水評 天高聽卑 只一延年 便是爲賄 賂苛虐之 鑒若士評 整麗不護 六朝 屠赤水評 較悉利害 若指掌 附考

。『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久望。』有玉女問曰：『李生來未？』於是引瑤詔進立於碧玉堂下左，劉君笑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尙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事章者，有何所爲？』曰：『論浮梁縣令李延年，以其人因賄賂官塗，以苛虐爲官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雄於貨財，巧僞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吏，徇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紓死限，最延五年。瑤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導以笙歌，從以嬪嬙，及瑤幄而下。王母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救龍神設水旱之計，作溺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綱耳。其表云：「某孫某克構丕基，德洽兆庶，臥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夏西蜀之孽，不費大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清明，一方尙屯其氛祲，伏以虺蜴肆毒，痛於淮蔡，豺狼尙惜其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是稔羣醜，但使年饑病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禍三州之逆黨，所相至微；安六合之疾疢，其利則厚；伏請神龍施水，病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戰力。」』漢主

衡轅山道士
貌極醜白
髮黑而長
頤而高結
喉而中作
楚語視之
若無人故
移書郎候
喜新請之
曰龍頭縮
菌森家腹
漲彭亨
袁石公評
物換星移
卽神仙不
無感慨
附考
楚辭云崑
崙山曰玄
圃臺即瑤
池宴王母
處
居亦水評
末二句寄
情遠甚味

曰：『表至嘉！第既允許，可以前賀誅鋤矣。』書生謂瑤詔，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韶自空而下，執絳節者前喝，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醺，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圯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新。市朝云改，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勸君酒，爲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驂騑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來汗漫風，猶思停駕憩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清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杯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穆滿饒詞句，歌向俗流疑誤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修修，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壠頭。』漢主上王母酒，歌以送之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作長生，若

之殊覺
穆王名滿
穆考
遼東有白
鶴集於城
門之華表
柱童子欲
射之鶴徘徊
空中言
曰有鳥有
鳥丁令威
去家千載
今來歸見
搜神記葉
靜能高宗
時道士入
直翰林作
國子祭酒
柳宗元書
蒼黃失措
貌

鍾瑞先評
羣仙夜集
行酒悲歌
讀之使人

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令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杯久之，王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烟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尙留金翡翠，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仙亦慘然。於是黃龍持杯，立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卽以蛟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牀，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需及璆韶，璆韶飮飽，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語催辨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兮雲爲鬟，何勞傳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間。』於是茅盈詩云：『水精帳開銀燭明，風瑤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葉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開。』詩旣入，內有環珮聲

生縹緲之

思

袁石公評

如此寶子

亦太狼籍

矣然羣仙

酬和可謂

備集諸珍

則絞納文

錦又作草

草

屠赤水評

僚九旭草

吳盡顛書

湯若士評

疎疎歷歷

極蒼極老

袁石公評

一出桃源

無津可問

那得不惜

別

又評

疑是遼東

歸鶴

袁石公評

袁石公評

，卽有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二書生復引璆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酒一杯，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君謂璆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騖鸞駕鶴，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黨吾子塵牢可踰，俗枉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見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屠赤水評

玉水爲姿，蘭芷爲佩，吟弄數過，疑似濯魄於冰壺。

廣陵妖亂志

唐羅隱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

邪人欲肆
蠱惑之術
未有不由
此法
袁石公評
有難左道
何難左道
惟此左道
可感逆臣
袁石公評
唐之季物
力竭矣何
堪此不費
之費用之
等誤千里
千里誤朝
廷罪何可
勝誅
屠赤水評
小語句如
漬桂釀花
芬苾溢口
袁石公評
無徵不信
自古識之
兵馬與太

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拔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礪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駙凡有密請，卽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扁鐻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

白陰經用者將何若爲所借出將何徵取語愈誕矣信愈難矣又評座側塑偉郎是善姿趣處是大好玄想處屠赤水評自謂疑鬼疑神實已驚天驚地其用心最苦用計殊拙

袁石公評托健牯爲神明豈惟高駢當誅玄女后土亦當陰殛屠赤水評人謂此嫗

• 用之指畫紛紜，略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峯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少年，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尙未甯，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巍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楊子院，用之守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至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關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

大不知趣 貞堪絕倒 余謂嫗一 片憤心正 欲藉此以 暴其醜是 大有識見 者 袁石公評 司馬中 之辱亦自 諸葛遺之 不肯守一 肯自辱乃 爾 屠赤水評 古來挾不 賞之功樹 無前之績 而扼腕於 貶斥者不 獨一鹽城 監已當任 者之績安 所用之 袁石公評

塘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鑿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斃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於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台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

不如此千不足動千足第五百金已歸用之七首已歸千里則知鹽城監誰又窮勝之谿壑也。屠赤水評此數語既覺恨欲捶胸又覺笑難合口袁石公評假若公輸木鳶或可騰空而上袁石公評前已略盡用之好詭至此復爲揭出豈聲竹難書耶湯若士評

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祕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試機振，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闊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諸月誥，意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其父挈行，既惠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箏，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給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微。弘微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

先具一張
無恥面皮
屠赤水評
是亦牛有
罪焉
又評
予又不能
無罪公楚
湯若士評
于術家欲
作大仙於
儒家又作
大聖
袁石公評
以金寶悅
左右亦是
小人捷法
屠赤水評
茂親倫殖
貨利樹私
黨趨徑資
餌衆口破
家國一揭
爲用之自
出覽之自
靡髮指

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引徽既死，用之復客於廣慶，遂穀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冥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問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

袁石公評
如此一小
人貽毒生
靈流禍無
極人謂傳
後還應加
以死律以
快衆忿予
謂此等樣
人更無此
等樣法律
足抵其罪
若稍罪浮
於法不如
令人心共
罪之爲快
耳
居赤水評
呼朋引類
自固根株
小人必以
此爲先務
袁石公評
把用之亦
作滅等論
正欲極狀

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狡，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爲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氣，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諸靈官鎮之。』殷卽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撻，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

般惡耳要 知數人原 無軒輕 又評 含沙中人 毒流骨髓 閱至此覺 袖頭三尺 鳴鶴生鋒 屠赤水評 交手爬搔 血流方止 此天降其 罰特假手 青衣耳 湯若士評 此等樣人 只好與犬 子作相識 袁石公評 不有鐸母 之過則般 一絞便絕 有何趣味 惟橋下一 蘇綫好復

，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騁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騁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騁前有一犬子，每聞般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騁怪其馴狎，般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般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般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旣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掃其鬢髮，頃尅都盡。獄具刑於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騁殿過，決罰如初。始般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般。般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旣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讎人剗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

吳堯卿者，家於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於縉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騁因署堯

加決罰此處大足快
心又評
小人拚得一死快心
恣意無所不爲只曉
得人生有兩遍死
竟不省這一死
遍差
屠赤水評
小人反覆
情態數語
中描摹殆
盡
袁石公評
堯卿之惡
似少減於
殷呂而軍
人咸請陷
之終爲仇
人所殺豈
猶有遺而

卿知泗洲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樞密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從廝養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汗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檠知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陷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讎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笑端。

余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爲張呂迷惑事，則甚疑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略，迺受左道愚弄，不異兒童，豈老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出於羅隱。隱嘗不禮於千里，作此快之。其間增飾之誣，固自不免。溫公乃信之不疑。如李蘩鄴侯家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說，亦開元遺事之僞也。人謂史遷好奇多變，溫公亦未免耶？

未盡暴者
歟

虞初志 卷三

虞初志卷三終



新式標點 虞初志卷四

崔少玄傳

唐王 建

鍾瑞先評
猶是作宮
詞手

湯若士評
居無欲天
自不應作
有欲想念
頭一轉責
謫隨加無
謂太上之
苛也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瑤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於盧陲。陲小字自列。歲餘，陲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遙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峯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陲曰：『玉華君來乎？』陲怪其言曰：『誰爲玉華君？』曰：『君妻卽玉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旣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話久之，然天人之音，陲莫能辨，遂巡揖而退。陲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陽所積，昔居無欲天，爲玉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卽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當謫落所犯爾。爲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歎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爲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附於君矣。』至閩中

附錄 退之詩云 華山女兒 家奉道座 上錯落如 明星玉皇 領首許歸 玄乘龍駕 鶴來冥青 雲窗霧閣 事恍惚重 重翠幔深 金屏仙梯 難攀俗緣 重浪憑青 鳥通可嘆 其前後敘 述恍是少 玄一小傳 扶桑大帝 金書即黃 庭內景書 袁石公評 子瞻詩云 飛符御氣 朝萬靈悟

日獨居靜室，陴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闕，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太長綃衣，作古鬢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陴詣而觀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祕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陴守其言誠，亦嘗隱諱。泊陴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乎洛陽。陴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載，謂陴曰：『少玄之父，壽算極於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爲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噲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詰於陴，陴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陴語曰：『玉清貞侶，將雪余於太上，今復召爲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於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無泄是言，遺余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畢於此矣。』陴跪其

道不復誦黃庭少玄特假金書以點醒汾州句第視爲長生藥耳袁石公評卑辭屈體止傳一二啞謎少玄大是寡恩故余謂保少玄之玄殊不如揭雲英之玄霜袁石公評項斯詩云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回想音容能不嗒然自喪屠赤水評

前，嗚咽流涕曰：『下界蟻虱黷汚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沈痼，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則真，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光含影藏，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陞再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爲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遇鄧瑯先生，能達此詞，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末間，但常保之！』言畢竟卒，九日葬，殯棺如空，發視視之，留衣而蛻，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陞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鄧瑯人也。遊華岳迴，道次於陝郊。時陞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陞，陞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咏須臾，卽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登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

敍其年譜數盡復昇袁石公評計其時日與其人姓名如合券有姓出處有居赤水評玄珠心鏡標目亦儘有妙義袁石公評讀魏夫人傳逸莫可憶測魯公姓稱列仙號字道號瑤宮瓊闕及金函玉笈若一述所見聞至於例列尸解煉形復質令人目瞪心駭聞

南岳魏夫人傳

唐顏真卿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宇，齋於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卽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農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勤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兌等，便披雲縕，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

魯公遇害 啓棺視之 尸已失去 言是兵解 則魯公自 太極東華 諸真神侶 不過現身 出世闡揚 道教故作 此傳 湯若士評 諸經名目 亦奇豔甚 居赤水許 縹緲希微 的是石室 素書九天 玄語 又評 指派源 恍如面命 袁石公評 火足金流 屠赤水評 曉露沾花

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卽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卽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爲太常所敕，使敎於魏華存。是日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祕訣於紫元君，言聽敎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璫，青

虞初志 卷四

六

妍翠欲消
湯若士評
空靈蕩漾
雅語堪擷

袁石公評
玉醴金漿
交梨火棗
其騰飛倒
耶九轉丹
又評
既云託劍
化形又云
白日升天
蟬蛻羽化
蓋於尸解
外別顯一
奇矣

童命東華玉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鐘，陽谷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金，拊九合王節，太清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歎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亂荒，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之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選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駟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真經祕要，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

屠赤水評
玉札金書
對楊休命
說得歷歷
可憑
又評
李頭仙歌
酒闌可奏
雲和笙七
龍五鳳紛
相迎魏夫
人當日光
景自應爾

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饌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於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真白真詰所呼南真，卽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

袁石公評
丹砂青空
物外異寶

屠赤水評
眞語云體
未眞正穢
念盈懷其
於道尙隔
兩座斯言
信矣
袁石公評
只此二語
打破玄關
八九重矣
又評
抒文按典
不類浮瀆

『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卽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攜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寶喻精，論九玄之逸度，汎萬春之長生，眞言玄浪，高談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子弟，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旣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仍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眞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眞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眞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致授之區，故當困煩以無領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恡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酚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

屠赤水評
織女回車
指點歸路
仙風縹緲
洗盡腥羶

湯若士評
是一冊集
仙錄

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蘆入清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跡，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尸解也。足不清，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卽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

袁石公評
片石孤雲
窺色相清
池皓月照
禪心
又評
廣成子云
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
慎內閉外
多知爲敗
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
魯公斯傳
一闡其
秘矣
屠赤水評
太白詩云
倦尋向
倦應見
夫人余謂
覺魏夫人
傳不必向
南岳矣

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迫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屑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柄斡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尼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貞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觀察之氣，內有慍結之晒，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帥，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帔，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遑，人事則可預，使爾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井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歲久撫梗，蹤跡殆半，有女道士黃靈微，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歷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袁石公評 空靈縹緲，勝麻姑壇記多多。

無雙傳

唐裴說

鍾瑞先評 此傳宛素
俊潔至茅
山一丸奇
快千古評
袁石公評
召約數語
可見無雙
已繫紅絲
後來兩雨
關情使非
私媾

屠赤水評 比前戲狎
時麗兒越
整卓吾評 李卓吾評
寫情寫景 綽有餘妍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婦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顧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嫁，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尙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

袁石公評
有此參差
後來一許
翻覺有味
湯若士評
兒女情深
英雄氣短
殊不是國
爾忘家
袁石公評
偶乘兵亂
陸獲佳配
仙客誠幸
矣獨是未
占風流先
經波浪則
好事固多
磨也
居亦水評
劉震大
不靖節
難而思
難周難
董狐之
書

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鑣却大門，鑣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關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鑰，南望目斷，遂乘驄乘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鑰，守門者不一，持白棊，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

法也爲命
之受爲杞
賊所枉宜

袁石公評

業與無雙

有約即當

守死勿去

便作橋下

尾生何恨

乃驚竄裏

陽恐情種

固不爾

袁石公評

一宵旅宿

自謂相聚

非遙執意

陡生禍變

可見人生

悲喜無常

李卓吾評

宛轉尋探

蕭是無聊

之極思評

湯若士評

鶴鶴已占

，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寒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

，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

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

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

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

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

使婢探蘋者，今在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探蘋，死亦足矣。

』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探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

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寒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

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

，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

十乘，下訖。仙客謂寒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

枝頭早
袁石公評
若非知長
樂驛則無
雙此去便
是針沉大
海合求官
職全是塞
鴻啓發所
以藕斷絲
聯破鏡復
合此着關
係良亦不
小若士評
癡想情鍾
乃爾
袁石公評
王生希冀
萬一亦是
情理之常
獨無雙之
書若有所
使則天所
以成就兩
人者固奇

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

』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閒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

耳卓吾評 只一二語 中其嬌姿 宛然可掬 袁石公評 一封書內 却有九轉 屠赤水評 正是明朝 又值塵沙 道雪暗雲 黃各斷腸 袁石公評 雲邊雁字 點點離愁 李卓吾評 仙客交好 押衙不露 真情一字 最爲委曲 傳神 李卓吾評 千俠烈處 見其躊躇

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寒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寒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寒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

山盡英雄 本色若於 此容易承 認便只是 一莽男子 如何幹得 大事 湯若士評 英雄氣色 只此數字 中 居赤水評 此中一片 苦心鬼神 莫知古生 不知費幾 許心血矣 袁石公評 救出無雙 便可謝仙 客矣後來 一奇陣殺 大奇究竟 自刻以滅 其迹尤奇 之奇古來

• 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九，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覽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一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洛宮，悄不開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鄒臣虎評 夫以宮禁越絕之中，而識閭巷之古生，此其人非女子矣。古生有言：洪乃人問一片有心人也，余於無雙亦云。

謝小娥傳

唐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

奇男子只
要做得事
成看這一
夥頭顱直
懸飛蓬飄
梗亦水評
屠生自刻
以送公子
不意復有
古生千載
而兩附考
幽怪錄云
小娥姓葉
氏嫁大賈
任華及考
之唐書列
女傳則娥
固謝氏女
而嫁段居
貞確矣居
袁石公評
是極痛極
慘事得極
小娥翻出一

遊豪俊。小娥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瓘同舟貨，往來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姓，與同僕輩數十，悉沈於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辯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婦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辯。』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而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

一段極奇極快事如極女郎抹殺古今多少鬚眉丈夫屠赤水評伊父與夫夢語何不直告其名設此謎語曰不如此不奇袁石公評李公固善解善解者甯一李公想蘭春等數合授首故此明白扶出湯若士評一番堅忍沉毅力量的是偉男

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膀子，云召傭者，小娥至，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大鯉兼酒，詣蘭，娥私嘆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沈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鑲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賊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尋陽太公張公喜，因而行覈其事，廉吏旌表，乃得免死而已。元和十二年夏歲，復夫父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

袁石公評至此觸物增悲自應求報獨娥一柔脆女流乃纓被殺切便能銳志竭謀必欲宛轉求濟而後已固是大奇湯若士評寫得痛烈屠赤水評一手法一擒其黨數十悉就擒戮如此快心事千古未許有又評霜春雨新四字妍翠欲滴的是

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五月，余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郎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父讎，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尼師曰：『名小娥，頃乞食婦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讎，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辯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讎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跋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埋，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泛淮，雲遊南國，不復而過。

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讎，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也。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苦行頭陀
袁石公評
有一副殺
人手段有
一副戒律
操持從來
成佛作祖
斷非模稜
人做得
又評

不忘李公
不止是知
恩感激也
只是義夫
念篤所以
着處經心
屠赤水評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鍾瑞先評
此係當時
實事故文
不甚雋永
袁石公評
即此想見
楊娼的是

鄒臣虎評 夫鬼神既已示之夢中，卽示之耳，故作隱語，豈前知有射覆者，顯其奇耶？
娥之爲女爲孀，爲傭爲尼，殆不可方物而究也。於父孝，於夫貞，古所稱有道仁人也。
雖曰女子，我不信之。

楊娼傳

唐李羣玉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飲滿盞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喜，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而無厭。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

烟柳冠軍
屠赤水評
何便至是
可畏哉
袁石公評
無此戚里
便是一段
好姻緣
湯若士評
陽爲諾而
陰爲計悍
至此乎
屠赤水評
人於此爲
楊危不知
此楊之幸
也倘俟見
帥時爲此
不幾白璧
投猛火乎
袁石公評
楊娼之色
不亞李勢
女郡主之
妬不滅威
里或者者

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香鑪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歿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

贊曰：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袁石公評 帥以憤死，揚以身殉，戚里之悍，真千古罪人哉？雖然，戚里不悍，而楊之節幾絲觀矣。

李娃傳

唐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歎，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備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我見亦憐
未可知也
又評
這纔是要
那戚里
何用
李卓吾總
評
觀鄭生堅
輓稅院託
遠借宿謀
匿尋列種
種所云世
俗小聰明
小伎倆耳
却成乞丐
本錢安得
如汧國夫
人說母卜
居買書勸
讀倍業辭
婚若大經
濟逼真女
中俠烈也
誰謂沒鬚

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膽，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局，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接，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通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伎

眉中便無
男子乎其
四子皆爲
大官弟兄
婚媾皆甲
門內外隆
盛莫之與
京悉所以
報所國也
如鄭生者
不失乞兒
本色安得
有此
鄒虎臣總
評史稱設
容楔鳴琴
揄長缺蹣
利屣固庸
態也娃之
濯淖泥滓
仁心爲質
豈非所謂
蟬蛻者乎
士不困辱
不激不激

蕤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疎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於西堂，幃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其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常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己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

事不成假 令鄭子能 自豎建斷 當世則娃 幾與新美 夫人媲美 矣石公評 遺策郎三 字風清閒 雅令人欣 然有附驥 之思 湯若士評 畫出動人 模樣 屠赤水評 歷敘前事 如波興雲 委儼在畫 圖評 又評 娃數語大 是得體 李卓吾評 姥湊趣數

，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倡優伶類，嬉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俊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嘗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醑求之，可乎？』生不知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靚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

語雖或而
是心非然
情苟相得
句是微骨
語固非姥
不能言也
湯石士評
一篇情節
盡在八個
字中
李卓吾評
計出自姥
則可若說
李娃合計
恐能爲汙
國者未必
如是
袁石公評
逆訪視笑
關目宛宛
欲真
又評
圈套已定
生不及預
料娃不能
自主從來

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搗瘍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其不起所疾，徙之於囚肆中，綿綴移時。闔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囚肆多日假之。令執穗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明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囚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迺釀錢二萬索願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讀和。累旬，

老嫗如是
吾按之當
服上刑
李卓吾評
描畫出窮
途真景
袁石公評
果是脫殼
金蟬莫可
躍跡
居赤水評
聰敏人無
所不臻其
妙卽一乞
子自是擅
絕卓吾評
李卓吾評
東肆長先
得希世奇
珍故敢於
天門街作
鬪寶會耳
湯若士評
描畫淋漓
有史遷之
遺意

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蘇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馬。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輿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迺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鬚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髮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嚮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

袁石公評
稍擗寸管
栩栩自得
與此何異
又評
風流人物
諒不以小
節自拘如
三家村中
便爲之吐
舌矣
屠赤水評
始目爲千
里駒乃稍
不常意使
筆楚決絕
忍哉父也
亦大不知
子矣
李卓吾評
鄭太守固
不如李娃
且不如肆
長多矣
李卓吾評
此等事棄

，徵其名，且易之矣。』豎懷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迺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嫖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裘，裘有百結，縊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鄙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嚮淒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乙，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癢，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

也從風流 中得來 袁石公評 前闔一屏 今啓一邪 固是狎邪 本色 屠赤水評 人情吐棄 娃獨收之餘 擁抱護持 長憫欲絕 誰謂烟花 中無貞女 烈婦 湯若士評 老姥須以 勢望壓之 固是常法 又評 一番正論 又有一番 婉辭 李卓吾評 人家內子

：『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
『姥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耳！某爲姥子，迄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蘇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以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

下者恣淫
荒之習上
者操鹽米
之微有勤
郎讀書者
幾人但聞
有勸不讀
書者耳評
袁石公評
若李娃者
却不是個
催官星
屠亦水評
一女人志
量斷不肯
作第二流
人物洵是
女丈夫評
李卓吾評
想頭極好
都似拿班
又評
乞丐伎倆
固如此評
袁石公評
固當如是

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喜歎，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磨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絲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俊，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黜也，勉思自愛！某從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

娃真千載 人若律以 報施常套 豈不味殺 李娃一片 赤心總 湯若士 評 叛臣辱婦 每出於名 門世放而 伶工賤女 乃有潔白 堅貞之行 豈非秉彝 之良有不 間邪觀夫 項王悲歌 虞姬刎石 崇赤族綠 珠墜建封 卒官盼盼 死祿山作 逆雷清慟 昭宗被賊 宮姬蔽少

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倚。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屋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

贊曰：嗟乎！娼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夫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撫掌歎聽，命余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

鍾瑞先評 此傳摹情甚酷。

游謫死楚伎經若是者誠出天性之所安固非激以干名也至於娃之守志不亂卒相其夫以匡於榮美則尤人所難嗚呼娼也猶然士乎可以知所勉矣

虞初志卷四終

新式標點 虞初志卷五

鷺鷥傳

唐元稹

袁石公評 只堅孤二 字見非驚 不足以動 屠赤水評 微之云曾 經滄海難 爲水除却 巫山不是 雲取次花 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 半緣君生 固是一片 有心人也 中一作武 李卓吾評 難道一見 便是報恩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明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泔泔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

附錄 元微之鶯鶯詩云：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雅淡。粧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非笑彷彿，聞香不語，波嬌動橫。小兒郎，湯若士評，情甚淋漓，語甚文秀，屬句傳情，原是偷香妙訣。附錄春詞二首：春來

，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廢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氏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

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李卓吾評常言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今又知大妖似貞湯若士評滋味正在此若容易上手便等家茶飯李卓吾評

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信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

驚之嬌態 張之怯狀 千古欲生 袁石公評 前招之而 拒此拒之 而就那人 倒會顛倒 風流同衾 並枕同衾 一作設衾 枕爲安 湯若士評 嬌態如畫 袁石公評 驚之動人 處只是個 莊嚴 袁石公評 不言之痛 勝於悲啼 屠赤水評 正是別淚 傾江海行 雲蔽華嵩 李卓吾評

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諾，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燭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

媚殺妖殺 自應心醉 神迷 又評 胡然而天 也胡然而 帝也 湯若士評 否如筆質 袁石公評 妙在曲方 始而輒亂 曲未終而 輒止寡鵠 耶孤鴻耶 泣覺悲風 耶是當年 離恨譜 袁石公評 清詞亮節 玉壺春冰 未足喻此 湯若士評 寫請筆筆 堪涓 李卓吾

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甯，君常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寤之間，亦多敍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斂，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仁

世上有如是女子乎
世上有如是文章乎
附考如
援琴相如
事投梭高氏
有美女謝
鯢排之女
投梭折其
兩齒
屠赤水評
永歌之
甚於櫛哭
如長沙汨
羅指陳情
事聽者肌
骨陡然
絢音句束
也
敝一作俾
袁石公評
崔氏一絨
是荆山璧
是豐城劍

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常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敝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珞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綵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

希世珍寶
斷然不可
埋沒張發
其書非暴
其醜有神
焉以行乎
其間矣
居赤水評
會真一詩
其姿韻翻
翻如落花
飛絮其哀
情楚楚如
叩角吹簫
李卓吾評
詩如文文
如人人又
如詩如文
大奇大奇
移履一作
移腕覺新
附考
周靈王太
子晉好吹
笙作鳳鳴
游伊洛間

更融，氣情蘭麝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罽毼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穉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是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娶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

道士浮丘公接以上

嵩山

蕭史善吹

簫能致鳳

凰穆公妻

以弄玉後

隨鳳飛去

袁石公評

張亦腐甚

殷之辛周

之幽縱無

姐已哀姐

寧不亡乎

等亡耳則

姐已哀姐

得死所以

東坡云足

以易一死

是也

屠赤水評

風華中却

道出蒲團

上話

袁石公評

張負崔非

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余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

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疊疊歌以傳之

。崔氏小名疊疊，公垂以命篇，歌曰：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疊疊，金雀姬髮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

，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會出。

或謂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表耳。余按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言鄭濟女，

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此爲微之自表無疑者。宋王銍性之之辯，昭昭信矣。

李卓吾評 嘗言吳道子顧虎頭，只畫得有形象的。至如相思情狀，無形無象，微之畫來

的的欲真，躍躍欲有，吳道子顧虎頭，又退數十舍矣。

霍小玉傳

唐蔣防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

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

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

崔負張至求見不出亦應悔甚矣。湯若士評到此愈見深悲極怨。李卓吾評一夥俗人袁石公評生平恨無此過此過如何可補鍾瑞先評此傳得漢鄉演爲北劇風流絕艷遂作千古相思史附考。震王元軌受太宗恩遇亦云渥矣。後雖坐徙黔州其子緒爲江

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兄弟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舉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資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東開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

都王純爲
安定王餘
皆爵爲公
緒孫暉復
嗣王累世
玉旣爲霍
王女雖不
甚收錄分
資遺居自
非烟花中
人物也傳
何得以娼
字目之
袁石公評
追風挾策
四字靈氣
襲人
屠赤水評
鮑娘使僻
巧言只數
語已見大
略
袁石公評
先論格調
是善覓佳
塔者

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請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塔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鞋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瞻

屠赤水評
風流如許
殊不似薄
倖虧心評
湯若士評
謔語倩媚
袁石公評
至此插入
鳥語點染
有是忙
裏偷閒
湯若士評
逐處點綴
簾弄生姿
袁石公評
烟花聚合
自少一種
珍重莊嚴
之趣惟其
合之易所
以離之亦
易評
又評
嬌滴滴千
古媚姿宛
然眉睫

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淚涕觀生曰：『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間，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篋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

屠赤水評 素羅床畔 解粉汗枕 前滋此景 此情負心 時亦應念 及袁石公評 致泣前魚 雖青樓常 態小玉固 是情種斷 非是流 又評 業已盟心 何必復爲 盟約寒帳 執燭亦太 看忙矣 附考 異聞集云 宋亭間紙 有組成界 道之鳥絲 闌相傳謂 越姬所製

棄人事，翦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遂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們，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週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悅，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舖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

屠赤水頭 忽見陌頭 楊柳色悔 教夫婿覓 封侯撫景 傷情益增 離索 袁石公評 猿啼鶴淚 一字九迴 眞不堪再 讀 屠赤水評 盧氏姿態 不知於玉 若何一以 負心冤死 一以庭訟 遺歸李郎 倘得有人 道否 袁石公評 爲李郎計 粟白其母 延置側室 定亦小玉

或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致，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於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

所甘欲斷其望真薄倖郎矣屠赤水評上鬟去此幾何世事翻覆如許袁石公評語語嗚咽李生有婉玉工矣屠赤水評盟誓無憑情緣無便崔之告其寬心劑刀抑刳腸耶耶石公評時阻勢隔亦情之常不令人通慚恥忍割則負心之極矣又評

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令鑣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慫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欽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殺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

豈特忍人還李郎當想亦偶擅才名霍故錯認爲風流墮耳青眼負心白頭致恨風流安在哉。寫出豪士一個生像。臧晉叔評小玉能作有情癡黃衫客能作有情豪。袁石公評到此際小玉未死十郎先欲死矣。居赤水評不特崔生見憐鬼神。

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大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置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舊石榴裙紫襦，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諭，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班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青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

亦以誠告 矣小玉信 之不疑晨 起粧束只 此一片熱 腸李郎亦 應折死 袁石公評 寫出這段 光景令人 心髓墮地 李郎李郎 何以爲情 屠赤水評 恐道子長 康指畫此 景不出十 郎對此活 活剛出肝 腸石公評 袁石公評 生爲怨婦 死爲怨鬼 嗟嗟小玉 枉却一死 矣

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甚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袁石公評 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阿黑暮年咏也。

柳氏傳

唐許堯佐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託，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產。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慊惜，後知其意，乃具饘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

湯若士評 恍惚一見 使人銷魂 極矣 袁石公評 冤哉 何遜怒至 此而李郎 竟無恙 豈愛緣猶未 盡耶 湯若士評 數物豔異 甚 又評 風流薄倖 古稱馬鄉 較士郎薄 乎云爾矣 湯若士評 傳甚文俠 論更慷慨 袁石公評 彼柳姬者 是張拂一

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識，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佐君之來也。」翊以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翦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麝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却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延伫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駿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叱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

流人李卓吾評
郎才女貌
原相應求
第王孫一
贈千古難
遇耳
屠赤水評
老手段老
面皮
李卓吾評
篇中喜處
驚處恨處
種種畫出
袁石公評
妙常寄跡
女貞鶯鶯
寄跡晉教
柳姬又寄
跡法靈佛
寺中觀音
其屢現矣
湯若十評
猿啼夜月
袁石公評
情至之語

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
 麟麟，目斷意迷，失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
 ，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
 。』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
 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
 。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條忽
 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
 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
 ：『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
 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
 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
 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
 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悽惋不勝 屠赤水評 想此際尙 未攀折何 不還珠合 浦 袁石公評 此時柳當 墮車李當 攀轅交頸 長號一慟 而絕非得 揮手而去 李卓吾評 許中丞義 勇糾糾唯 峴嵒奴古 押衙二人 千載可相 伯仲 屠赤水評 快人哉快 心哉讀至 此可盡一 斗 袁石公評

論曰：柳氏志防閒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侯以才舉，則曹柯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袁石公評

虞侯一舉，便去璧復還，破鏡重合，使烈人亦不乏風流趣味也。

非烟傳

唐皇甫放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隣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纖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龕悍，非良配耳。』乃復齎篇，

王孫之贈 非難虞侯 之俠絕少 若第一願 盼鳴咽了 局令我碎 玉斗而頭 觸柱矣 又評 尋常打發 尚不能不 切齒於沙 叱利水評 屠赤水評 腐絕如此 假道學何 用 屠赤水評 具如許半 姿擅如許 長技賞音 者當浮十 大白細嚼 之 袁石公評 此句多少

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一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絨，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慙，恐事泄，或非烟追梅。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沈沈良夜同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迴絨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愴悅寸心，書豈能盡。兼持非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頻，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迴報，徑齎詣

含情令我
狂欲死
湯若士評
幾樣名
便動火不
要說中
詩句
屠赤水評
一首新詩
情作媒即
此便是供
狀
湯若士評
韻致悠然
屠赤水評
情景俱佳
袁石公評
百般嫵娜
熊描在七
言中
屠赤水評
逸才雲上
遠韻風歸
袁石公評
武煞風流
烟卿讀之

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大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微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飄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

良笑解玉屠裳枕不正是計畢意斷袁意湯工屠君思讀又轉只
緣吹銀扣赤是伴住五所留竟送石致若麗赤當更此評劇怕
可多惜此缸含也着向更謂郎是公翻上之水顏高簡才風流

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托門媼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葉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媼，令仍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謫詩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仍僞陳狀請假，迨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閤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葬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

湯若士評
非鍾情人
不能道此
屠赤水評
才子佳人
彼此酬和
如是周歲
爲樂已極
此真造物
所忌女奴
使之告若
袁石公評
此際若背
缸解幌決
不止搏得
半襦象之
股幸也
又評一箇
可憐竟爾
烟卿玉碎
珠沉玉碎
古來美婦
人玉兒被
縊緣珠墜
樓大約如

陽才子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湯若士評 綵牋詩句，映帶甚佳。

袁石公評 風藻郁起，當是陸鍾青樓管筆。

是嗟乎烟
卿差可自
慰屠赤水
崔生解人
也千古而
下猶自憐
惜況在當
日奚忍和
嘲李生之
暴卒固宜

虞初志

卷五

虞初志卷五終



新式標點 虞初志卷六

高力士外傳

唐郭湜

袁石公評
內官不過
供洒掃服
御之役何
與朝廷至
計力士一
觀先朝舊
物興懷即
儉具以奏
聞當不致
房杜諸公
附考
力上馮盎
曾孫中人
高延福養
爲子故冒
其姓謹密
善傳詔令
傾心附結
平韋氏誅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籩；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

蕭岑知內
省侍未嘗
出殿帷中
帝嘗呼爲
老婦又云
力士當上
我寢乃安
東宮兄事
之上欲定
嗣林甫等
皆屬壽王
力士建議
立長儲嗣
遂定水肝
屠膽披肝
瀝風披肝
而風議更
覺婉映
袁石公評
從容割切
得諫諍體
湯若士評
畫若指掌
居赤水評
此第一要
語也不爲

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何如？『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恆。十年以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籩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籩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恆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即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愈，與黨錮之獄；

林甫所攝
而敢言此
高公何人
哉

袁石公評
自然無事
不知天下
從此多事
矣

袁石公評
不激不隨
當令聞之
者解頤思
之者神登

湯若士評
言辭簡鍛
意致淋漓

楊裴韋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讐，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頗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旁流，足以吞食鯨鯢，剪滅封豕，諸條纖介，曾何足云！臣恐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刑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章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愍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二十年以前，宰臣受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軫』

袁石公評
數段雖屬
對仗而骨
力精悍大
殊六朝靡
靡之音

湯若士評
以四六走
聯歷敘時
事殊覺氣
沈雄而語
悲壯水評
屠赤水評
到此方省
前言玄宗
爲噫臍高
公爲扼腕
矣

慮，難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弼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褰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歷數，尙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

袁石公評
不敢阿意
承旨幸旦
夕之安以
死辱之義
深自刻責
宦豎之輩
如此絕少
屠赤水評
川原迷舊
國道路入
邊城撫景
傷懷應難
遺恨

湯若士評
只此二句
便是宰相
品

袁石公評
玄宗云朕
之歷數尙
自有餘觀
氣候都變

，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尙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面增恨。應需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八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莊，僞勅僞書，出於高尙。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

却也不爽

袁石公評
祿山見殺
于慶緒慶
緒見殺於
思明思明
復見殺於
朝義自相
併戮誅夷
殆盡雖是
千古大變
實是千古
大快

屠赤水評
祿山之孽
方輔國
之奸又出
天歟抑亦
用人者之
過也

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能，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又次安於虢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却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人戴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卵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植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物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發惑兩宮，戕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

袁石公評
即位靈武
已有叛父
之譏且歸
南內忍出
人子之口
輔國以鐵
騎逼御馬
其不手刃
君父者幾
希耳滔天
之罪其可
言哉
斬從者以
懼高公叱
高公以懼
太上輔國
逆臣無論
矣肅宗儼
然元后而

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厩馬三百匹。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匹。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戛戛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櫛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尙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雜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說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瘡，勅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開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

無父無君
至此乎屠
赤水評舉
目悲憤觸
處嗟悼頃
刻那可少
高公冀悅
聖情思之
眞欲得墮
袁石公評
同病相憐
賦詩慰藉
放置之餘
却不可少
此

又評
高公赤心
千載如見
後朝恩元
振輩流毒
縉紳幾隕
宗社何賢
愚之不相

文書狀云：『使看！』略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會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効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烟燼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宮室閣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迨，孤魂旅襯，飄泊何依。』泣下

及也。湯若士評。淒惻數言。請之哽噎。屠赤水評。代宗復爵。給喪庶一。高公萬一。至陪葬泰陵。大足慰。攀號苦心。目且瞑矣。湯若士評。餘音酸楚。袁石公評。高公豈第忠臣仰亦孝子每讀一段便欲捧心。

又評。指出輔國。流竄諸賢。

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輓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宗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認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獄，旣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鎰，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

幾空人國
的是千古
罪案

居赤水評
低回俯仰
覺此恨悠
悠

湯若士評
此傳可補
開元遺事
較他作徒
爲怪誕語
者自別

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鉋，是也；一郡王：瑒，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是同病者，報以誌之。况與高公，俱擢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湯若士評 敘上皇燕言首尾甚詳 讀之有無限悽憤。起結二段，更烟波跌宕。

東城老父傳

唐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嗣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提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

袁石公評
天子好門
雞則雞之
諸勝畢集
尤而效之
者遂至破
產市雞識
者以爲亂
階自此始
矣

又評
昌父景雲
功臣也
子弄雞故
始得禮葬
不傳洛陽
乘然太山
下雞不
耳雞

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水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官縣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鉅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轡。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

貴于功臣 屠赤水評 服彩繽紛 大好點綴 袁石公評 悉狀門雞 之妙抑怒 待勝句更 爲門雞傳 神呂其汜 洛之流歟 屠赤水評 優旃云寇 從東方來 侵麋鹿觸 之陷洛之 日金毫距 尾高冠昂 抵觸否一 袁石公評 二十四郡

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敔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鬥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蹄道窄，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頽，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海池，立陀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

會無義士 若昌者可 謂得所飯 依矣 湯若士評 龍澤已休 愛緣復斷 際此何以 爲情 袁石公評 頗愜幽趣 居然不俗 又評 屈膝降賊 只爲富貴 功名割捨 不斷昌能 屏絕妻兒 茹苦食淡 是大有決 烈丈夫五 百小兒中 應無昌比 屠赤水評 從容恬雅

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門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視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轡連軌，盆入關門，輟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

更有轉折之妙評
袁石公評
淡談說出
縷縷分明
數見字只
是指述絕
不議論如
說破何如
致亂而致
亂之由瞭
然在目
又評
若疑若駭
非問非答
極含蓄極
閒淡
屠赤水評
簡而盡
袁石公評
如此句法
味之滿口
甘甜到底
只識不出

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鄰門，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窮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袁石公評 玄宗好鬪雞，偶得昌於雲龍門道傍，昌非以術干主也。千古有一好鬪雞之玄宗，隨有一善弄雞之賈昌，偶一相遭耳。觀其變姓名而皈依佛寺，終不入亂賊彀中。

至其斷恩割愛，如脫屣振稿，斯蓋有大過人者矣！夫以摩詰才名而不免爲祿山所致，則甚母以雞坊小兒昌也。

古鏡記

隋王 度

袁石公評
制度畫然
恍觀軒轅
法物
屠赤水評
古鏡矣制
度殊新

附考
納環楊寶
飼雀事
張華獲劍
其干將雷
煥曰本朝
將亂張公
當受其禍
此劍當繫
徐公墓上
後華誅失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騏驎蹲伏之象，透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

劍所在

袁石公評
自照老狸
後歷鈔鏡
之奇處凡
十二見使
人洞心豁
目是此鏡
歷年譜後
勤歸長安
歸還故處
匣中長鳴
俄失其所
越今千餘
年不知誰
更爲之釵
錄云
屠赤水評
鸚鵡既爲
端麗美婢
且無害於
人神亦有
靈何必見
惡若士評

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

度既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

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一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

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斃，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

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

於河渭之門，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

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

，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

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

：『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

形，羞復故體，願絨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絨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

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絨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

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比婢頃大醉

振腕橫襟
聲聲淒噎

屠赤水評
稟日精而
吐光對使
劍而伏彩
理有固然
無足訝也
袁石公評
說得此劍
之奇纔知
伏此劍者
之更奇

附考
杰公云波
羅尼斯國
王有二寶
鏡其光所
照大者三
十里小者

，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怪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

十里置三十里者於前則十里者之光不吐即此意也

屠赤水評碧光絳氣常在宅上以有鏡在宅耳今乃鏡尚留而河洛間寶氣先現著方現而著筮內卦兆已彰千古靈物自應有此靈驗袁石公評豹生一段來歷愈明神物去來數十年前已有定數

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
 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人誰手？』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當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

蘇公所言

一一如射

覆袁石公評

胡僧大奇

寶鏡所在

碧光連日

絳氣屬月

至於金膏

珠粉塗拭

其法世無

知者惟胡

僧得之天

故令之一

洩其祕耳

屠赤水評

能照肺腑

的是心鑑

至於照鵝

鵝照地王

照山公毛

生照靈湫

照戴冠郎

照鼠狼照

守宮種照

奇又是種

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

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藏，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

，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

，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

。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

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

鏡於樹之間。其夜二更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

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

數鎗，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

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實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

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饑，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瘟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

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

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着體，冷徹肺腑，卽時熱定。至

哪吒太子
照妖鏡矣

附考

法葉善有

一鏡鑑物

如人每有

疾病以

鏡照之

見腑臟中

以藥療之

即痊名曰

照病鏡

袁石公評

有此段纔

有轉折度

所未盡者

正商調二

動又一

券其妙矣

附錄

李辟玉古

鏡篇明月

何處來朦

朧在人境

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在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勸，自六合承棄官歸。及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白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勸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口暮，遇一箬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

得非軒轅作妙絕世莫並瑤匣問旭日白電是孤影泓澄一尺天徹底輝霜景冰輝凜毛髮冷我肝膽深忽驚行九幽而落天秋井雲爽入掌握爽朗神魄靜不必負局仙金沙發光炯陰沉蓄靈怪可與天地永恐爲悲龍吟飛去在俄頃袁石公評勸持此鏡逼歷多方

人，勸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而闊白鬚，眉長黑而姪，稱毛生；謂勸曰：『何人斯居也？』勸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勸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勸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姪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髻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背尖，狀如鱣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汁。汁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

敘其神奇
處若斷若
續或數語
輒竟或連
章不盡俱
是隨筆鋪
敘若無意
成文者
湯若士評
古色奇
剪戔入
屠赤水評
通天犀第
能開水丈
許鏡乃迴
波雲立開
水走龍照
妖照病外
更創出一
奇矣
袁石公評
呂文穆公
云吾面不
過碟子大
安用照遠
古鏡然有

勸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壑，躋躡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壞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泥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効。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邊設榻為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銜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

如許靈用
公得無心
動否
附放
東方朔傳
有守宮蟲
飼以硃砂
取其尾和
硃砂勻之
點女臂上
紅即脫爲
淫逸故名
守宮
袁石公評
歷歷顯奇
紋人周悉
鏡是物外
奇珍文是
簡中寶錄

閤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雖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寸許，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婆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尙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湯若士評 荒寒峭遠，黯然古色。

冥音錄

唐朱慶餘

袁石公評 袁音齒
有絕世之技而中道
殒絕造化
惜之即幽
明異道而
屈曲流傳
夫豈偶然
也哉
屠亦評
女之一念
便是荳奴
靈魂發現
湯若士評
敘次確然
恍如實事
袁石公評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荳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其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撻，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佑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

天下事大抵祇憑一
番願力只
一女郎私
念何以便
感通襄陽
公主

屠亦水評
樂奏鉤大
歎歎欲絕
只是此曲
祇應天上
有人間能
得幾回聞
袁石公評
吾不知其
曲名此十
曲世定非
塵世所有
又評
已薦鈞天
復登彝鼎
女郎藉芭

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戀，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鶉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歎歎。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斛林難，（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牕影；（雙杜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櫺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卽飛毬舞盞，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醺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詞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

奴莖奴亦
藉女郎矣

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璘，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縱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廢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湯若士評 妍異清峭，絲竹貴金歌紅窗影曲名，更佳。

新式標點 虞初志卷七

任氏傳

唐沈既濟

屠赤水，好酒色，便託身後案第，伏妻族，託身代者，恐不能自，恣乃爾，湯若士評，酷肖是時，情狀，袁石公評，非許非拒，開雅自如，屠赤水評，二句似詭，似莊愈嚼，愈覺有味。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崑，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崑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崑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問去。繼至飲所，崑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

袁石公評
翠袖殷懃
此際極歡
可飲一石
湯若士評
儼有其事
袁石公評
粧點處根
株葉葉宛
若見之

屠赤水評
偶宿者已
三見矣而
獨委身鄭
子使不肯
復狗使君
是前淫淫
而後貞也
湯若士評
鄭子亦達
袁石公評
狐尚知恥
人且有弗
如者試思

鄭子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二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婦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衣理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兄弟某，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藁荒及廢圃耳。既歸見盜，盜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矣，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

桑間濮上，總荒圃。淫迷人特，未之恥耳。屠赤水評。索說透。鄭子可無。疑慮。湯若士評。治豔風流。大是一段。好姻緣。鄭生多。渾家乃屈。之側室。居赤水評。是奔駭光。景極善形。摹

，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與之叙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患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幘。』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崆伯叔從役於四方，一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崆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崆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崆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呀汗洽。崆迎問有之乎？曰：『有！』問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崆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崆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崆之內妹，穠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崆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崆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漂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崆入門，見小僮擁簪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微於小僮。小僮笑曰：『無

袁公石評
袁亦太狂
偶一物妖
耳倘內家
子甯可知
是又評
神色慘變
固是動章
而薄責數
語更字字
櫻心字字
睡面舌底
有儀秦矣
湯若士評
責以大義
而語甚慘
動聽者甯
不心折
袁石公評
如此得一
更甚一及
於亂則一
登徒子耳
湯若士評
情與詞轉

之！』崑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崑拽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崑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崑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崑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崑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崑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其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崑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崑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崑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躡步，不常所止，崑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崑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已，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賤，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

覺纖媚

袁石公評
氣類相通
只一任氏
凡百妖麗
盡可勾引

湯若士評
敘問轉折
彷彿欲真

屠赤水評
許大神通
許大圈套
欲占風月
良緣萬萬
不可少此
袁石公評
狐之變態
無窮如張
十五娘如

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崑曰：「幸甚！」酈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崑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崑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十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豔絕，嘗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崑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崑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釵以爲賂，崑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崑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崑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崑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自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馬於市者，馬

吹笙女郎
未必不于
荒秦廢圃
中作生涯
耳

又評
若說果獲
三萬直則
又板腐矣

屠赤水評
得此一
洗發任氏
愈覺光豔
湯若士評
余美亡此
誰與獨處
鄭生之不
得專夕亦
託身妻族
所羈耳

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皆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見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酹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司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沒其半以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欲敵，乞衣於崑。崑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崑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崑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緝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方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崑資助，崑更

袁石公評
任氏不明
說非鄭子
之固請亦
非豈自有
冥數固有
不可求脫
者耶

袁石公評
發瘞視之
便俗使不
達以李夫
人之美而
終不以病
容見武帝
一見本形
有何意味
湯若士評
狐雖妖物
而鄭子以

與勸勉，且詰其故。任氏曰：『八月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俱。』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崑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崑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欽然墮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上，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觀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獨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崑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崑聞之，慟驚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崑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崑駭非人者何？鄭子方述本末，崑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撫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歷中沈既濟居鍾陵，常與崑遊，屢言其事，故知詳悉。後

壽終固知
死生有命
袁石公評
良是良是
只是任氏
之顏色麗
詞慧性敏
質而終不
免洛川之
禍不如賞
翫風態却
是見前實
際

盜爲殿中侍御史，兼懷州刺史，遂歿而不返。

贊曰：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賢婦人，有不如者矣。
惜鄭生非情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洞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人神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吾將軍裴翼，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謫官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則遺拾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穎涉淮，方舟沿流，晝談神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

狐爲城社小獸，而能知養生之理，其爲男女變幻者，不主於淫佚也。意將藉真氣以自永，如所謂坎離之術也。故道家取其法曰演狐經。夫人之與仙。本一階耳，乃役神於聲色貨利以敗之，蠢如狐者，反知養生之理，其亦可以自作矣！然往往終膏鼎俎，成者十無二三。信乎魔障之未易脫，與余遊南京得狐事數十，擬聚而傳之，姑先刻是說，貽諸好事。

蔣氏傳

唐張泌

附考 莊子云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余為清江使者被漁者預且得予元君召預且得五龜以尺劍之鑽而無遺策仲尼曰龜能夢於元君不能脫預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不能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袁石公評巨龜啣恩則幸脫怨亦思報怨代爲之籌

吳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豫且之網，俾免剗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魚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懷慙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縱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鼉魚鰲，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盛波爲城，退浪爲地，闢三門，坦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萬，東西馳來，乃噓氣爲樓臺，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綉褥；頃刻畢備。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衝躍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覲，五紀于茲，雖魚雁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衷腸惓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

固是鑿鑿 屠赤水評 歷樓海市 變怪百出 水族之靈 異乃爾 袁石公評 敘諸水神 來自與騎 從管接等 類一可 鑒鬚眉 附考 子建集云 屏翳收風 川后靜波 馮夷鳴鼓 女媧清歌 太宗師篇 馬夷得之 以遊大川 屏翳是風 神馮夷是 水神 袁石公評 偶一成功

次，有老蛟前喝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敘喧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後吾於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久。』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於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搪突盛筵，益增慚慄。』於是揖讓入門。既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耕闢車馬者，則有綠衣玄冠者，貌甚偉，驅殿亦百數。既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偃僂而進，方卽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杯盤。』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聞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剡洪鐘之劍，不刺机上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於五湖之上，輝映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名，不敢以常意奉侍，何今日戲謔於綺席，特意

便思嘲諷 我想栖會 稽時范大 夫面目當 亦慘澹安 可以得時 人笑失時 人也 刺音拂斫 也刺音圍 截也 袁石公評 舌底蓮花 筆間刁斗 屠赤水評 人生處處 風波惡一 日風波十 二時讀公 無渡河歌 如清夜聞 鐘忽發深 省 附考 山海經云 發鳩之山

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割腐肉於机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人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沈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源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屠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鷗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眼之徒歟？』對曰然：『曰』屈曰：『予得朋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凝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甯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糗糲據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

有鳥名精衛是炎帝之女遊東海而溺常嘯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若士評湯賢雲集諸稱勝會附考鄉陽傳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子胥抉眼懸吳東門以觀越入端音糯居赤水評影搖千尺龍地聲撼半天風雨袁石公評舉筆自挾風霜

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艤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朝來津亭維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走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利溺名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雪溪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雪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嶷，幾人經此泣江離，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戲境會夜宴詩曰：『浪闊波城秋氣涼，沈沈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綺席，飭飛白玉豔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并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燿燿，夜接朝行宴洛宮，鳳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閒奏冷秋空，論心幸遇歸同友，揣分慚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杯，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鸞鸞以降瑞兮，患山鷄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困硃碣之爭輝，當後門之四闢兮，堊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用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列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我遺，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子於空閭兮，靡羣援之可依，血淋

附致 魏有頻斯 國人有來朝 壺中有椒 漿飲之壽 千歲 離騷云奠 桂酒兮椒 漿 琴高趙人 也以鼓琴 爲宋康王 舍人辭入 涿水取龍 子後果乘 赤鯉而去 袁石公評 杯酒勸酬 嘯歌咏和 此中良亦 不惡沈江 人想亦無 恨 居亦水評 湘江流有 盡此恨應

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晚晚兮川雲收，棹歌四起兮悲風幽，羈骸汨沒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瑤畢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謂予持杯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籟振瑟瑟，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吟冷風，瑤琴含清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正頽綱，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鷗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龍，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鷗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怫鬱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謬鱗俎之田容，擊簫鼓兮撞歌鐘，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瑟瑟，

無窮悲歌 楚宛是 生前公評 袁石公評 似有五色 烟雪隨六 龍而上下 又評有清 風泉必蘇 音何必蘇 門嘯七評 湯若七評 秋風哀角 悲楚不嘯 袁石公評 子胥怒濤 化而爲潮 雄風自是 千古評 湯若士評 筆鋒橫掃 五千軍 屠赤水評 延首顧盼 愈覺有情

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雪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風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啞。頃之無所覩，曙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環而去。』

湯若士評 既歌且舞一段，江天鼓吹。

袁石公評 燭光香霧，吹咏雜投，寫得淋漓有致。

東陽夜怪錄

唐王洙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勝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榮陽逆旅，值彰彭客秀才成白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晦，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留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光依微，略辨佛廟。

而如此一
結更覺悠
閒自在
袁名公評
東坡使人
說鬼曰爾
試妄言之
余妄聽之
予學源
怪錄亦云
湯若士評
即此陰晴
便可致怪
屠赤水評
怪風怪霧
際此景色
便覺毛骨
俱聳

袁石公評
縱非是怪
亦慄慄自
危
附考
以本身內
鞍故姓安

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輟所藉藟藥，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着皂裘者。背

梅聖俞云鳴馳出西域過磧辦沙泉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疲極之衆俱入之生已度想生安穩想湯若士評光景恍如目覩以河陰官脚過故云轉運巡官袁石公評所言姓字官銜驢括意義具有巧思口音區張機當作羈

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蹢蹢然，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卽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聘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於維繫，巍巍道德，可爲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旅，雖勤勞夙夜，料入況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

屠赤水評 句本是麋 馳一本色 轉一虛銜 謂空驅作 袁石公評 山鹿野麋 若來定是 推爲社長 又評 長安名利 客逐逐不 休卽一病 驢可以省 着 附考 劉岳傳云 馮道反顧 遺下免園 策卽鄉校 教田夫所 誦也又齊 王融歌云 龍樓神容 兔園仁

坡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腸。』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謝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慚惡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頤，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佳話可以忘於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已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何門而得離火宅？』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尙其清

義基觀心朵頤
謂齋草之
性與師丈
同誼策屠
牛坦一朝
解十二評
屠赤水字
如稿士切
觸字俱可
中正莫可
移易
得離火宅
亦用車譏
之
袁石公評
六道中輪
迴不息安
必朱八不
成正覺
附考
六祖得法
往曹溪神
秀亦襲五
祖法居荆

淨，道成則爲正覺，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統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閭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時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峙，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鑒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飆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躡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

州號南北
宗石公評
袁境狼藉
詩馳亦執
牛耳耶倘
韋孟諸公
起而問罪
學源其咋
舌矣
此處地名
苟家皆故
屠赤水評
去文幸逐
秦相亦得
拾取詩料
參東州軍
事見在今
古注
苗十者以
五五之數
故第十
袁平公評
老奚詩病

徵古人尙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相去數千，苗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在，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尙客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噉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鵲拳，正思仙仗日，翹首御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侍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

曾擅名天寶間或可推爲初唐屠赤水評皮底句映朱八合人絕倒袁石公評牧童歸去短笛無腔大勝於宗廟之犧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前驅謂搬輕貨首隊頭顱袁石公評恐太寂寞得此殊覺鬧熱只是崩通義府均爲亡羊何必彼此相嘲

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

『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咸甯生，候驚丞相喘，用識

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

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吾家

龜茲蒼文弊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在結束，勇於前驅，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

謂介立曰：『冒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尙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尙

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冒大去，方以論文與酣，

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冒家即回，不然，便立冒氏昆季同

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

甚有瓜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冒氏

，相攜而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鬬伯比之冒，下得姓於楚

，遠祖夢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

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猶守酒旗，諂伺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

祀典配享 至於禮經 謂郊特牲 八蜡迎虎 迎貓 猶音能 屠赤水評 好個向戌 生辰都識 出來 高辛氏有 大戎之患 募天下將 能得虜將 首者以女 妻之繫瓠 啣虜將首 至帝前因 負帝女而 去繫瓠犬 名 袁石公評 于棄瓠破 笠之下復 有二胃之 想因曰藏

薄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目視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慚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瓠腹，如辰陽此房於吾殊所乖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夢皇，春秋時歷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齋齋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慚作，今不得已，塵污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蛰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佳什，不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清

瓠曰藏立
夢中說夢
影外有影
奚滅豪莊
離子卯鼠
免皆變爲
蝟也
袁石公評
太饒舌信
信不已終
不免喪家
之嘆
屠赤水評
一詩客
都散了
鑄音烘鐘
鼓聲相雜
也
袁石公評
屋西繫馬
聞此亦當
技癢
貼音戰視
也
嗣師癡牛
音爾雅牛

才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謂有識，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讎，惡聞發劓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尙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機；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郢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饑應用，內顧曾無寵鶴心，秋草歐除思去字，平原毛血與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鑄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觀，但覺風雪透窗，臊穢撲鼻，雖宰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攬，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轡被雪，馬則齧草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濕耳嗣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馬前，及設像佛宇。塲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

食曰飼反
覆出嚼
湯若士評
一一如夢
中所見
袁石公評
昏昏雪夜
盡是詩友
白日青天
毫無人道
值此鐘鳴
天曉腥穢
之羣何處
躲閃
又評論詩
講義出自
諸業畜雖
是學源有
爲之談然
甯無含血
自污歟

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就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遂左經柴欄舊園，觀一牛踏雪斃草，次此不百餘步，園村悉輦糞於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關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簪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羆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腳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語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湯若士評 談詩託道，野興蒼然。

白猿傳

唐江 摠

袁石公評
織白二字
紇妻之美
已寫八九

又評
得一繡履
漸有頭路
此履是無
變之明珠
樂昌之破
鏡矣
屠赤水評
心目恍惚
際此當魂
飛腸斷
湯若士評
溪邊景致
絕佳恍是
蓬萊仙境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微。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甚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迴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迴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一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

袁石公評
回睥一睨
無限悲憤
不可想作
臨去秋波
倉卒定計
如韓白談
兵想其業
有素籌手
特無援手
屠赤水評
此光景却
好那得不
欣動獼猴

又評
大洩歐生
之憤一洗
諸姬之怨
袁石公評
非大爾宗
也爲獼猴
延嗣耳

一睨，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醕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願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而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

又評玉函金簡，疑是天書，非人間所得，致亦非人間所能讀。騷音鳥戲，相擾也。附考：初三日謂哉生魄，言月之絕而復生也。袁石公評璧合珠還，已是珍寶，玉珍麗亦是長物，惟妖治畢集可謂枉尺直尋。

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紵，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晡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曉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騷戲。一夕皆周，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猥獮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濶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揔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唐歐陽率更貌寢，長孫太尉嘲之，有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之語。後人緣此遂託江揔撰

傳以誣之。蓋藝家遊戲三昧。如毛穎華草之流爾。吾黨但貴其資談，微供諧噱，安問其事之有無？

虞初志 卷七



虞初志卷七終

虞初志合集

之一

虞初志

之二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之三

虞初续志 清·郑澍若编

之四

虞初支志 王葆心编

之五

虞初近志 胡怀琛编

之六

虞初广志(上下) 姜泣群辑

(全六种七册)

上海書店出版